

著金巴 記雜途旅

輯新藝文葉萬

行印店書葉萬

萬 葉 文 藝 新 輯

---

# 旅途雜記

巴金著

---

萬 葉 書 店 印 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一日初版

萬葉文藝新輯

旅途雜記

(散文集)

著者 巴金  
主編者 索非  
發行者 錢君匋  
印刷者 萬葉書店

巴金  
索非  
錢君匋  
萬葉書店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總發行所

萬葉書店

上海天潼路寶慶里三九號

## 編者獻辭

我主編這些刊物，並沒有什麼大的企圖，深的意義，以及過甚的欲求和願望，祇是基於一種無能抑止的情緒，想替作者奠定一個新的基地，替書店企劃一條新的路線，替讀者齊集一些新的讀物，替新中國栽植一些新的花木罷了。

如果這件小小的工作能夠如願地完成的話，我就心滿意足了。

## 前記

過去我印過一本旅途隨筆和一本旅途通訊。有人因此稱我為旅行家。其實我對旅行並無特殊愛好。我把一部分時間化費在旅途上，祇是爲了看望我散處在各地的朋友和體驗一些人的生活。我常說我非友情生活。我的生存因了我周圍無數人的存在。成了色彩。沒有朋友，便沒有我。那些拙劣的文章。不但這樣，我有勇氣，並且能够以平靜的心情經歷了抗戰八年中的艱苦日子，這也得感謝我無數朋友的幫忙。

旅途通訊是在抗戰的初期寫成的，出版期是一九三九年四月。那時我剛由桂林回上海。但夜在孤島上祇住了一年。在德寇進佔巴黎之後又搭了去海防的太古船，轉赴昆明。

五年前似地飛去了。現在在德日投降，上海光復以後，我回到這個被敵騎踐踏了八年的土地，見到一些久別的友人，我的笨拙的口舌不能傳達我感激的心情，更不能敘說我這五年的經歷。我祇好求助於我這管秃筆，讓牠老老實實地對朋友們講幾段我的生活的故事。爲了這個目的，我編印了我的第三本「旅行的詩」——旅途雜記。文章十五篇都是這五年中間在昆渝的旅寓中寫的。附錄一篇（從南京回上海）則是十三年前的舊作。

分別五年，我沒有別的禮物，獻上這一本不像樣的小書，請大量的朋友們接受牠。時間證實了我們的信念：我們親眼看見了侵略者的敗亡。我們並沒有犯錯誤。我們且等著看火中鳳凰的誕生罷。

巴金  
十二月八日

# 目次

前記	I	一
無題	II	一
先死者		七
轟炸中		九
十月十七日		一三
在波羅		一六
廢欄外		二二
火		二四
別桂林及其他	III	二八
成渝路上	IV	四九
無題	V	六六
從南京回上海		六九

## 無題

在河口鐵橋炸斷以後，一個朋友從安南來，他告訴我下面一件事情：

他們從湖防到了老街，晚上在老街的「廉訪所」對護照。一個中國學生因為他的護照照片是戴著帽子攝的，在對護照時他沒有摘下帽子，簽證照的法國官員發怒了，命令他脫帽。他沒有聽清楚法國人的話，他的動作稍為慢了一點，在旁邊的安南兵就動手打人。中國學生做出抵抗的樣子。結果他得著違法的罪名被拘捕了。同路的人不能夠給他幫忙，他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不過據旅館的人說，將來審訊以後那個中國學生會被判處三個月或半年的有期徒刑。

那朋友說了這事情，不過一個星期光景，報上就載著日軍在海防登陸了。法國兵和安南兵都沒有抵抗。我敢心著那個學生的安全。

法國人真是一個奇異的民族。我從前還以為自己對那個在「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下面生活的人民有一點瞭解。現在我纔知道自己是被書本欺騙了。我還記得三個多月前當貝當帶著



法國民族向希特勒投降的時候，我會經同好些上海友人爭辯，我說，盧騷和伏爾德爾的法國，馬拉丹和羅伯斯比爾的法國是不會投降，也不會安安靜靜地讓屈服者統治的。然而現在法國人在貝當的指揮下又在世界的另一角做了賣友的行爲，再一次對侵略者低頭了。我期待著一次巴黎公社的壯劇。等待了三個多月，我祇看見越南的投降。貝當下令放下武器的時候，他說這是光榮的和平，但是給我們看見的卻祇有苟且偷生，這裏並沒有一點光榮。

一百五十年前（一七九二）巴黎成了四圍君主進攻的目標，在最危急的情勢中，丹東向法國人民發出了「大膽，大膽，永遠大膽」的呼號。是這樣的吼聲，擊倒了那些失敗主義者的呻吟，掃去一切的吱吱喳喳。丹東還從鄉下把他的年老的母親接到巴黎來，表示他一家人願與這個名城共生死。是這樣的無畏精神鼓舞了抗敵的勇氣，保全了革命，拯救了法國。是這樣的無畏精神纔把「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傳遍歐洲。這樣的精神在當時是極普遍的，所以法國民族常被人民稱為愛自由的戰士。在過去靠了「自由」法國纔得在歐洲發射過燦爛的光輝。我翻開法國歷史，可以看見若干先烈爲了自由上斷頭臺流盡熱血。要恢復法國的光榮，就不能背棄自由。背棄自由祇是一條滅亡的路。

現在貝當卻犧牲了法國的自由，建立一己的政權，在投降的政策下面謀個人的利祿。在歐洲戰戶經出現了使人驚信的事實。越南的屈服，海防的登陸，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貝當走的路也就是德古在越南走的路。貝當向德國的侵略者低頭之後，他又命令德古向日本的侵略者屈服，貝當以為這樣他就可以鞏固他的政權，卻不知自己不過做了德國法西斯蒂奪權下的傀儡。同樣越南也在很短的時期中就變做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掌中物，也許貝當一類的人沒有這樣的覺悟，也許這是他們得意的行爲。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他們會走到深淵的邊沿，而明白自己究竟做了什麼樣的事情。他們也許會起後悔的念頭，不過那時又太遲了。

然而現在似乎還是他們得意的時候。貝當在國內努力剷除異己。德古的部下也在越南各地欺侮中國僑民和安南土著。兩個多月前我從上海來昆明，在海防登岸換車時，曾在海防的海關裏耽擱了七八點鐘，祇爲了兩件小行李。那一天我看够了法國關員的橫暴行爲，也看够了我們同胞的狼狽情形，還聽够了同胞們的唉聲嘆氣（他們在那裏被待遇著，不像一羣旅客，卻像一堆囚徒。）一個廣東同胞爲了兩三件汗衫，短褲，襯衣，就被關進了木屋，課以高額的罰金。一個江蘇同胞的一雙馬靴被強迫著從腳上脫去。爲了搶先拿行李送檢查，許多同胞還換過法國官員的拳頭。我站在那廣闊的廳子裏，看見了這一切情形，我的心發痛，我的血在沸騰，我想不透一個問題，我苦痛地想著：難道這也是處羅伏爾德馬拉丹東羅伯斯比爾的子孫？難道這也是我在法國看見的那些自由的法國人的父子兄弟？我得不到一個回答。我後來又想到一個問題：是什麼東西使這些人在侵略者的威脅下，在自己受到的屈辱的當中，而且在自己的毀滅的邊沿上還做出這種狂暴的作威

作福的行爲？難道他們還不明白究竟是那一種人應該先得著可恥的惡運？他們還是我們？我似乎比他們看得更清楚。我原諒這些「世紀末的」病態行爲。但是我不能原諒他們加在我們那些同胞身上的侮辱。

十年前我說過「我愛法國，我將永遠愛牠。」現在我不再說這樣的話了。我愛過的是盧薩伏、爾德、馬拉丹、東羅、伯斯比爾、雨果、左拉、羅可、佩格、拉佛羅、曼羅蘭的法國。只當統治的法國我是不能愛的。殖民地的統治者所代表的法國我是不能愛的。我不知道那些人會把法蘭西拖到什麼樣的深淵裏去。我祇希望法國人民起來挽救他們的「祖國」，在過去某一個時期法蘭西做過自由的象徵。至於將來牠會不會做屈服的象徵，那要看那般愛自由的法國人的努力了。

據說貝當政府判處了死刑的戴高樂，有志重建自由的法國。他現在還在倫敦工作，我不知道他有著怎樣的計劃。但願他的工作能夠收到效果，把一個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建立起來。

## 二

現在是上午十點半鐘，還沒有聽見警報。日本人廣播說今天還要再來炸昆明。一個星期前昆明遭過一次二十七架日機的大轟炸。今天不知道他們又要來一個怎樣的屠殺。不過警報未放前，

我邊可以在市區裏安靜地寫文章。而且我已經寫了三個半鐘頭了。今天爲了等警報，我在七點鐘以前就起來了的。這時單在我們頭上的還是晴空，卻也有好些片魚鱗似的白雲，半點鐘前還有兩架我們的飛機在雲間盤旋，如今空中卻寂然了，我祇聽見窗前樹上小鳥的鳴囀。

又過了一刻鐘，還是沒有動靜。沒有警報，我自然在天空找不到敵機的影子。我想起了一件事：前年六月裏日本武士也曾揚言要在廣州拋擲一千個炸彈，去年正月他們又散布傳單說要在三天以內炸平桂林。事實證明這不過是空言恫嚇，不會得著武士預期的效果。

轟炸祇是卑怯的屠殺，懦夫的行爲。勇敢的人願意在公平的條件下與敵人搏鬥。躲在上空拋下武器，殺害徒手的人獄，摧毀木料的建築，這行爲裏並沒有一點英勇的性質。多轟炸一次，不過多在這兩個民族中間添一筆血債。若說用轟炸就可以摧毀對方的抗戰精神，收得投降的效果，這是在做夢。歷史上就沒有這樣的先例。何況中國有著那麼廣大的國土，那麼衆多的人民，這是日本的有限的炸彈所炸不盡毀不完的。

讓那些武上躲在雲端做他們的好夢罷。我們是不會投降的。而且不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亦不會停止抗戰。我相信有一天我們會看見他們從雲端跌下來，被埋葬在污泥裏。

一九四〇年十月七日十一時半在昆明。

文章剛寫好，警報響了。我到了郊外，便看見二十五架敵機飛過我的頭上，接著炸彈在市區東南角爆炸了。我祇看見往上冒的濃黑的煙，卻不知道災區在什麼地方。

下午一時在田上記。

## 先死者

今天我又走過金碧路災區。

這是第二次了，三天前的夜晚也到了這裏。那時我是在黑暗中摸索，靠著一隻手電筒的快要熄滅的微光給我指路。我祇知道自己是迎著塵土與人懸走。我再也認不出近來時常經過的那條熱鬧街道。磚塊絆住我的腳，背影擋住我的眼光，我終於停住了。我看見就像要倒下似的斷壁。那個華麗的建築祇剩了半個空架子！我小心地下著腳步，怕讓壞電線纏住我的腳。我依舊用手電筒照路。在這條黑暗的街中，就祇有「火閃」似的手電筒的光。好幾道光亮照在瓦礫堆上。一些人站在那上面工作，另一些人立在街心望著瓦礫堆嘆氣。我也把眼光往那邊射去，我祇看見磚瓦，木片，灰塵。還是這同樣的廢墟，不，我應該說同樣的傷痕。這三年來，我在廣州、武昌、梧州、桂林、金華都見過了的。中國的土地在受難，在受磨鍊，在受煎熬。每個人都跟著牠受苦，但都看見牠在苦難中生長。多看見這樣的傷痕，自然給人增添痛苦，但同時也加強了我對未來的信念。

今天我又走過這條傷痕滿身的街。

白日的光亮把犯罪者的成績完全顯露出來。每一塊碎磚，每一片斷木，每一堵斷壁，每一個破

洞，都在訴說傷痛，都在叫喊復仇。

在一個瓦礫堆上，仍還有好些人躬著身子在工作。十幾具白木薄棺材擺在他們旁邊。我沒有心腸去數棺材的數目，不過我注意到其中有三具放在另一邊和別的不在一起。我在瓦礫堆前立了三五分鐘，正在舉腳往前走時，忽然聽見身旁一個人說：「有十七個人埋在裏頭，現在纔挖出來三個。」

我又站住了。我把眼光射在那三具白木棺上。薄薄的木板蓋著三個無名者的屍體。我看不見一點可怖的景象。我不知道這些人的生前事跡，也不知道他們遺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家庭。我也許就沒有見過他們的面貌。但是我默默的摘下帽子，我的眼睛被淚水打濕了。

我想，他們躺在棺材裏該不會有怨言罷。他們跟著中國的土地受難，他們默默地交出生命，是爲了這土地的生長而倒下了。他們用自己的血灌溉他們所愛的土地，對這土地他們是盡了最後的力量了。以後的便是我們的工作。該我們來繼續他們的工作。該我們來完成他們的工作。我們沒有理由哀悼他們。我們倒應該尊敬他們。他們並非不幸的徒然的犧牲者。他們用血來照亮我們前進的路。這樣的血是會發出光輝的。

「我流的是感激的眼淚。對這些先死者，我沒有資格來哀悼他們。」這樣說著，我一面伸手擦了擦眼睛。

一九四〇年十月三日在昆明。

## 轟炸中

當二十七架敵機飛過我們頭上的時候，我們那個人正躺在草地上，樹葉給我們遮了當頂的陽光，但我偏起頭就可以看見一藍無際的天海中飄浮著二十七隻排列得很整齊的白亮蜻蜓，從樹下看，這些似乎是可愛的東西。然而牠們帶給我的卻祇有憎恨和畏懼的感覺。我剛纔還聽見炸彈爆炸聲。現在炸彈又在我們的前後左右響了。和「狂飆狂飆」聲相似的巨響，使我們四周的空氣震動起來，我不知道炸彈落在什麼地方。我也不知道這些殘酷的侵略者要到什麼時候纔終止牠們的屠殺行爲。我們靜靜地伏在地上，偶爾用極低微的聲音交換一兩句短語。機聲極大，並且愈過愈響。我擡起眼睛看天，我滿眼都是陽光，祇看見頭上一片無涯的藍海，卻找不出一個白點子。但是機聲就在我們四周響，我覺得牠們始終在我們頭上盤旋。難道牠們仍還在找尋目標？難道今天牠們不給我們一個喘息的時候？機關槍聲，高射砲聲，炸彈聲，混雜在一起成了恐怖的音樂。尤其使人心悸的是那飛機俯衝投彈的聲音，但這時候我的心反而安定了。我似乎在等待死，對將來不存一點希望，也就沒有一點雜念。不過根據我過去的經驗，我沒有聽見炸彈在空中旋轉而下的聲音，我知道彈落的地方和我們還有相當的距離。這個判斷，使我從容地坐起來。



但是是一種沙沙聲突然響起來，聲音不小，我知道這是可怕的聲音，連忙伏在地上。於是一個大的爆炸聲響了，我的身子受到一下震動。另一個年青朋友跑到稻田裏去，他伏在剛割好的稻草上。他後來告訴我們，他被這震動拋了起來，就把他摔壞了。

在這個巨響以後，我們等待著第二次的同樣聲音。但是除了機聲外聽不見什麼。空氣也似乎較為寧靜一點。

我想，今天的災難大概完結了。我喘了一口氣，正要立起來，忽然一陣飛機俯衝聲隨風送進我的耳裏，聲音十分響亮，我瞥見一架敵機的影子掠過我們頭上，我的心被一個恐怖的念头抓緊了，我默默地等待著這最後的災難。

然而跟著來的卻是安靜。機聲也漸漸地死去了。過了片刻，四週還沒有動靜。這彷彿告訴我們敵機已經離開市空了，我們一個一個地站起來，伏在田裏的人也走過來，大家開始講話。所有的眼睛都望著市區的西方。那裏正冒著大股黃黑濃煙，煙霧遮蓋了天空的那一角。

「我們的家一定炸掉了。」在書店做事的朋友帶著絕望的表情說，我也住在那書店的棧房裏面，就是在那個花園裏。

「我們的學校恐怕也靠不住了。」第二個朋友說。

「日本人欠中國人的這筆債不曉得要到哪天纔還得清。」第三個朋友說。

我沒有說什麼，我卻在想這筆血債將來應該怎樣地償還。

回到城裏纔知道我們的「家」完好無恙。但是第二個朋友的學校卻遭了慘炸，連她們的宿舍也被震壞了一部份。

十月十三日昆明。

## 十月十七日

空襲警報發出後已經很久了。我離開帶在身邊的那張油布，在樹下小河邊一塊斜坡上差不多要睡著了。我閉著眼睛，讓那些從樹葉叢中灑下來的秋陽的斑點隨著風在我身上臉上移動，我恍恍惚惚地聽見兩三個人在我後面低聲講話。

有時我睜開疲倦的眼睛，看見下面大片金黃色的稻田裏，幾個頂著藍布包頭帕的農婦躬著身子在割稻。四圍靜得很。連微風吹過，一羣炸蟻在稻草中間跳躍的聲音，也隱隱約約地聽得見。

抓住人的心的是那突然響起的機聲。許多隻眼睛從草地上擡起來在空中找尋。那是我們自己的飛機，牠的大的灰影子使晴明的藍天變得更美麗了，但是牠祇給我們留下道恩恩的一瞥。

「教練機走了，一定是有情報敵機要來了，」旁邊另一株樹下一個穿制服的人說。

接著是一陣窒悶的沈寂。似乎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在稻田裏有好些人慌亂地向我們這面跑來。

從遠處響起另一種機聲，這是那種使人心悸的聲音。牠漸漸地變大，告訴人那殺人的利器向著這城市來了。

我躺在地上，好像受到了一種壓迫似的。我煩躁地一翻身。我略略擡起頭看對岸，祇隔著這條溝的小河，對岸和這裏極相像，也是被一排樹掩蓋著，斜坡下也有一片金黃色的稻田，光前對岸還有一些人頭在晃動。如今映入我眼裏的祇有綠草和黃土。

「敵機敵機」後面有人惡情地低聲叫起來。他伸手指著頭上的天空，他報告敵機有三架。

我的眼光沿著他的手指往天空射去，正看見一隻小小的白蜻蜓從白雲裏飛出來，我的眼光移動一下。我又看見了另外的兩隻。牠們就在我們的頭上飛，在上面盤旋一回，就不見了。起初我還聽見機聲，後來就寂然了。我想，這大概是敵人的偵查機罷。但是等我剛剛寬鬆地喘一口氣時，另一種更可怕的使人不用分辨就明白的轟炸機馬達聲又突然自遠而近，由小而大，帶著大的威脅來了。

「來了」有人用壓抑住的低聲說，我帶聲驚恐地略舉頭看下面，看四周。沒有人影，連割稻的農婦也失蹤了。在未割的稻田上，在捆好的稻束上穀穗垂下牠們的珠串似的頭，嘆氣似地在風裏微微搖擺。

「不要動」有人在後面低聲干涉我，我默默地躺下。

「在那裏，三中隊，二十七架」穿制服的人說。

我聽見強大的機聲，這就像是從我的頭上發出來的。我連忙用眼光去找尋。在藍天裏很美觀

的現出了一羣白蜻蜓的影子。我數著牠們，九隻，一羣，共三羣，但有一羣中少了一隻。清清楚楚的是二十六架。牠們正向著我們這方面飛來。

在我周圍祇有死一樣可怕的靜寂。我不知道今天會發生什麼樣的災禍，我不知道我們還能不能看見明天的陽光，和我們這個可愛的和平的都市！我祇有靜靜地等待著。我也明白這等待是不會久的。

高射砲在我左邊響了，飛機俯衝投彈的聲響也聽見了，這是在城市的東南角。那二十六架飛機還安閒地在我們頭上飛。這發見增加了我的恐懼。我不知道今天來的敵機有幾批幾架。我不知道牠們是不是懷著殘酷的目的要來把整個繁榮的城山炸成灰燼。

高射砲在我右邊響了。接著是大批炸彈落下的聲音。我立刻明白是我們後面那個工廠區的某小鎮被炸了。在這邊是高空投彈。好像一下子就投下了幾十顆似的，砰砰地響個不停，配合著左邊連續的俯衝投彈聲，成了一曲送人進地獄夫的可怖音樂。

這時除了炸彈爆炸，飛機俯衝的聲音外，祇有另一株樹下一個老太婆帶著青白色臉閉著眼睛，合掌低喚「阿彌陀佛。」

右邊二十六架敵機投了大批炸彈後便逃走了。剩下大股白煙從樹梢冒起來。在左邊投彈的飛機似乎祇就有兩架（我祇看見兩架），牠們從容地投了幾次彈，在那個被黃黑濃煙罩著的城

市的一角盤旋了一會，纔滿足地飛開了。

我立起來，就在那斜坡上，看下面那個受難的城市。東南角上的黃煙還很濃。我不知道災區在什麼地方。不過從那方向揣測，我想大概還是在金碧路一帶熱鬧的市區。

黃煙漸漸淡去，樹木房屋現出一點輪廓，不久牠們都像先前那樣清晰地顯畫似的映在晴爽的藍天裏，我再找不到這城市的傷痕，我的心裏略略感到一點寬慰。我轉身看受難的另一個地方，那裏還冒著大股白煙。在那個小鎮裏，一定有房屋在燃燒，我彷彿還聽見爆炸聲。

我又回轉身再看市區，那裏的藍天也被一股筆直的黑煙塗亂了。難道有什麼建築起了火？我的心受著熬煎了。

市區的黑煙不久也就消散了。工廠區的白煙卻仍還貼在樹梢，許多避難者唉聲嘆息著我們的損失。

警報解除後我經過稻田走上大路，看見一個羊革夫校樣的中年男子，坐在路旁自語似地罵道：

「×你媽，你把昆明就炸光了，老子也還是要抗戰！」

我回到市區，纔知道這一天的空襲並沒有帶給我們多大的損害。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在昆明。

## 在瀘縣

知道總要在瀘縣過夜，等牠靠好碼頭，我就拿起大衣，戴上呢帽到岸上去，這時是午後三點鐘光景。

我慢慢走上土坡，在一個墩上站住，便掉轉身子去看江景，白帶似的江水橫在我的腳下，映著午後秋陽，發出悅目的閃光，和天空成了一樣的顏色。岸邊一片沙灘，幾間茅屋，兩隻圓船，還有一列帆檣高聳的小舟。這些似乎全陷入靜止的狀態，但是來往的人卻使牠們活動了。人們像帶色的棋子一般在這塊大棋盤上不停地跳動。人們像一根線從圓船拉上土坡，於是顏色和聲音混雜在一起從我面前擦過。一切於我都是十分親切。我懷著輕快的心把推壺量收入我的眼裏。我望著四圍景物漸漸地回復到靜止狀態中，我纔披輪往坡上的城市走去。

這是我第二次踏上瀘縣的土地；第一次我看見這一切是在十七年前，那時我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和一顆年青的純白的心。現在我重睹這可愛的土地，我的心上已經蓋滿了人世的創傷，我不能說這十七八年的苦難給我帶來什麼結果，不過我走進瀘縣的街市，仍然祇是這輕輕的身子，我的兩手並不會染過一滴別人的血。我想我應該有了大的改變。但是站在一個「擦糖羅漢」

的攤子面前，聽著從兩個人手裏先後擲下的骰子聲，望著攤子上三四排長短不齊的櫃人，我忽然覺得自己回到小孩時代了，那個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碗裏的孩子彷彿就是我。我留戀地在這攤子前站了一刻鐘光景，我感到一種幼稚的喜悅，那個孩子空著手走開了，他講話用的是我極其熟習的聲音。這聲音引著我走了大半條街。我跟著小孩走，好像在追自己的影子，我似乎一跳就越過了二十年的長歲月。

然而就祇走了大半條街，就祇有了這短短的快樂的時刻！我突然被拉回來了，從遠去了的年代回來了。一片被蹂躪過的廢墟橫在我面前，全是碎磚破瓦，祇有傾斜欲墜的斷牆殘壁，殘剩著來告訴我們人家的界限。焦炙的黑印塗污了粉白牆，孤寂的梁柱帶著傷痕向人訴說昔時的繁榮和今日的不幸。有一處，在一堵較大的白壁上觸目地現出「我們要替死者復仇」的標語。我隔著廢墟望這些字，這時下落的太陽的餘暉正歇足在這斷牆上像一片血光，還罩住了標語的一半字跡。這不是我的錯覺。我看見的應該是血。在這些瓦礫堆中不知埋葬了若干善良的生命。半個不設防城市的毀滅必然包含無數兇殘的暴行，燒夷彈點燃的烈火一定會像嗚血猛獸似地吞食了許多人的血肉。這都是說著我熟習的語言，過著我熟習生活的人的血，血塗在牆上，血也塗在我的心上。是這些人的血，已在向我講話，是這些人的血，已在叫喊復仇。

我站在廢墟前面，讓一陣憤怒的火燒著我的心。我的孩子的夢醒了。從前的繁榮的街市我祇



能在記憶裏找尋，墳墓似的瓦堆掩埋了舊日的腳跡。甚至在這江邊小城裏，還有血痕來燒我的眼睛，不容我的心在昔日的夢中逃避！

慘痛的記憶接連地來了。牠們從四面八方襲來，我不能驅走牠們，我移動腳往前走，還是看見同樣景象，我還是想著同樣情形。我加快腳步往前走，一座高塔似的鐘樓攔住我的視線，「怎樣還剩下這個東西？」我剛這樣想，我的腳就停住了，好像突然受到驚恐似的。我明明看見一具骷髏，那座教堂的鐘樓已經成了風化的乾屍，但是牠依然僵立在坡上，洞穴似的眼睛望著我，彷彿在告訴牠所身受的酷刑。

我默默地看著，默默地聽著，看那枯燥的骨架，聽那無聲的語言。這裏有一段悲慘的被蹂躪的故事。但是我慚愧我祇有這無力的手，不能給牠一點安慰和援助，我低下頭走到牠旁邊。我的眼光被幾個濃黑的大字吸引住了，依舊是抗戰的標語，他們就寫在這教堂的牆柱上，這是我看慣了的字句。但這時我的頭昂起來了，彷彿有一道強烈光芒射進我的肺腑，照亮我的胸膛。我感到勇氣的加增。我的信念在這裏又受到一次鍛鍊。然而牠還是堅強地從火裏出來了。我沒有說錯話：祇有抗戰纔能夠維持我們的生存，和平卻會帶來毀滅的命運。曾是和平的象徵的十字架已經熔化在大火中，而代表一個民族生存的意志的標語卻顯明地留在斷壁殘柱之上，感動了千萬的人。這是一件不能否認的事實。

我的思想跑得真快。在這短短幾點鐘內，我經過了一個民族的若干年的受難的歲月，經歷了一個平凡人的二三十年的生活。但是我瞥見一線光明了。

我終於走過了斜坡。眼前現出一片綠色，我還聽見有力的年青的聲音。原來我走到公園了。這裏還是完好的。在樹蔭下圍著一張竹製的小茶桌，六七个穿制服的青年坐在竹椅上，慷慨激昂地爭辯著，我走過他們身邊，我在飄渺的欄杆前面立了片刻，我聽見幾句話。他們在談論中國的將來，這的確是一個大題目。一個二十來歲的人捏緊拳頭大聲說：「我知道時代是永遠前進的。但是我們要推動時代，不要讓時代把我們拖起走。」

我已經走過了這張茶桌，但是另一個人的激動的聲音還從後面追上來：「我們一定會得著最後勝利，我們要爭取這最後勝利，我們要保持這最後勝利，不管付怎樣大的代價，流怎樣多的血，我們要奮鬥到底！」

我站住，傾聽下面的話：「物質的損失，生命的犧牲，就會帶來多少大的結果！你看著，我們就要在這一片廢墟上建造起九層寶塔來。」

我感到極大的歡喜。我的確瞥見光明了。這是年青的中國的呼聲。這是在轟炸的威脅下長成的中國的呼聲，牠是何等的響亮，何等有力！我相信他們，我等著在那廢墟上建造起來的九層寶塔。回船去以前我還在各處走了一轉。我走過一條很長的馬路，我沒有注意街名，但我知道這是

本城的唯一的熱鬧街市，這裏兩旁都是完好的商店，還有許多白木新屋，另外在較冷靜的街上我  
看見新的巨廈骨架和「上梁大吉」的紅紙條，一個中國的城市從廢墟裏活起來了，牠不斷地生  
長，發達。任何野蠻的力量都不能毀滅它。我懷著這信念回到船裏。

晚上十點鐘左右船開往整田壩上煤，就泊在那裏，第二天晨光熹微中船載著我們離開了瀘  
縣，緩緩地往上游駛去。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重慶。

## 廢園外

晚飯後說是散步出去的，走著走著又到了這裏來了。

從牆的缺口望見園內景物，還是一大片欣欣向榮的綠葉。在一個角落一簇深紅色的花盛開著，旁邊是一座殘毀了的樓房的空架子。屋瓦全震落了，但樓前一排綠欄杆還搖搖晃晃地懸在架上。

我看看花，花開得正好，大大的花瓣，長長的綠葉。這花原元一定是種在窗前的。我想，一個星期前，有人從精緻的屋裏推開小窗眺望園景，讚美的眼光便會落在這花上。也許還有人整天倚窗望著園中花樹，把年青的渴望從眼裏傾注在紅花綠葉上面。

但是現在窗沒有了，樓房快要傾塌了。祇有園子還盪滿綠色，花還繁盛的開著。倘使花能夠講話，牠會告訴我們，牠所看見的窗內的面顏，青年的，中年的，是的，年青的面顏，可是，如今已永遠消失了。因為花要告訴我們的不祇這個，牠一定要說出八月十四日的慘劇。精緻的樓房就是在那天被毀了的。不到一刻鐘的工夫，一個花園便成了廢墟了。

我望著園子，綠色使我的眼睛舒暢。廢墟麼？園子已經從敵人的炸彈下復活了。在那些帶著

旺盛生命的綠葉紅花上，我看出一點踐踏的痕跡。但是耳邊忽然響起一個女人的聲音：「X家三小姐，剛纔挖出來。」我回頭看，沒有人。這句話還是幾天前，就是在慘劇發生後的第二天聽到的。那天中午我也走過這園子，不過不是在這裏，是在另一面，就是在樓房的後邊，在那個中了彈的防空洞旁邊，在地上或者在土坡上，我配不起了，躺著三具屍首，是用草席蓋著的，中間一張，草席下面露出一隻瘦小的腿，腿全是泥土，隨便一看，誰也不會想到這是人腿。人們還在那裏挖掘。遠遠的在一個新堆成的土坡上，也是從炸塌了的圍牆缺口的他家，七八個人帶著悲戚的面容，對著那具屍體發楞。這些人一定是和死者相識的罷。那個中年婦人指著露腿的死屍說：「X家三小姐，剛纔挖出來。」以後從另一個人的口裏我知道了這防空洞的悲慘故事。

一隻帶泥的腿，一個少女的生命，一個正在開花的年紀。我不認識這個女孩，我甚至沒有見過她的面顏。但是望著一團花樹，想到被關閉在這園子裏的寂寞的青春，我覺得心裏被什麼東西搔著似的在發癢。連這安靜的地方，連這渺小的生命，也不為那些天空的太陽旗武士寬容。兩三顆爆裂彈帶走了年青的渴望。炸彈毀壞了一切，甚至這個寂寞的生存中的一點微弱的希望。這樣的脫出凶籠，這個少女是永遠見不到國外的廣大世界了。

花隨著風搖頭，好像在嘆息。牠看不見那個熟悉的窗前的面龐，牠一定感到寂寞而悲戚罷。但是一處樓隔在牠和防空洞中間，使牠看不見一個少女被窒息之慘劇，使牠看不見帶泥的

呢。這我卻是看見了的。關於這我將怎樣向人們訴說呢？

夜色降下來，圓子漸漸地隱沒在黑暗裏。我眼前祇有一片黑暗。但花的搖頭的姿態還是看得見的。周圍沒有別的人，寂寞的感覺突然侵襲到我身上來。爲什麼這樣靜？爲什麼不出現一個人來聽我憤慨地講述那少女的故事？難道我是在夢裏？

臉頰上一點冷一滴濕，我仰頭看，落雨了。這不是夢。我不能長久立在大雨中。我應該回家了。那是剛被震塌的家，屋裏到處都漏雨。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六日在昆明。

## 火

船上祇有輕微的鼾聲，掛在船篷裏的小方燈，突然熄滅了。我坐起來，推開旁邊的小窗，看見一縷灰白色光。我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船停在什麼地方。我似乎還在夢中，那噩夢重重地壓著我的頭。我的眼前若隱若現地留著一片紅色。我把頭伸到窗外，窗外靜靜地橫著一江淡青色的水，遠遠地聳起一匹一匹墨汁繪就似的山影。我呆呆望著水面。我的頭在水中浮現了。起初是個黑影，後來又是一片亮紅色掩蓋了牠。我擦了擦眼睛，我的頭黑黑的映在水上。沒有亮，似乎一切都睡熟了。天空顯得很低。有幾顆星特別明亮。水輕輕在船腳下流過去。我伸了一隻手進水裏，水是相當地涼。我把這周圍望了許久。這些時候眼前景物彷彿運動也沒動過一下，祇有空氣逐漸變涼，祇有偶爾亮起一股紅光，但等我定睛去捕捉紅光時，我卻祇看到一堆沈隱的山影。

我把頭伸回船裏，艙內是陰暗的，一陣一陣人的氣息撲進鼻來。這氣味像一隻手搔癢著我的胸膛。我向窗外呼了一口氣，便把小窗關上。忽然我旁邊那個朋友大聲說起話來：「你看，那樣大的火！」我喫驚看那朋友，我看不見什麼，那朋友仍還沈沈睡著，剛纔動過一下，似乎在翻身，這時連一點聲音也沒有。

艙內是陰暗世界，沒有亮，沒有火。但是爲什麼朋友也嚷著「看火？」難道他也做了和我同樣的夢？我想叫醒他問個明白，我把他的膀子推一下，他祇哼一聲，卻翻身向另一面睡了。他旁邊睡的朋友人不住地發出鼾聲，鼾聲不高，不急，彷彿睡得很好。

我覺得眼睛不舒服，眼皮似乎變重了，老是睜著眼也有點吃力，便向艙板倒下，打算闔眼睡去。我剛閉上眼睛，忽然聽見朋友嚷出一個字「火！」我又喫一驚，屏住氣息再往下聽。那朋友的嘴卻緊閉了。

我動著放在枕上的頭向艙內各處細看，我的眼睛漸漸和黑暗熟習了。我看出幾個影子，也分辨出被蓋和綠毯的顏色。船尾懸掛的籃子在半空中隨著船身微微晃動，彷彿一個穿白衣的人在那裏窺探。船裏悶得很，漸漸地增高，被船篷罩住，衝不出去。好像全堆在艙裏，把整個艙都塞滿了，牠們帶著難聞的氣味向著我壓下，壓得我透不過氣來。我無法閉眼，也不能使自己的心安靜。我要掙扎。我開始翻動身子，我不住地向左右翻身。沒有用。我感到更難堪的窒息。

於是耳邊又響起那同樣的聲音「火！」我的眼前又亮起一片紅光。那朋友睡得沈沈的，沒有開嘴。這是我自己的聲音。夢裏的火光還在追逼我。我受不了。我即刻推開被，逃到艙外去。

艙外睡著一個夥計，他似乎落在安靜的睡眠中，我的腳邊沒有把他的夢踏破。船浮在平靜的水面上，水青白地發著微光，四周都是淡墨色的山，像屏風一般護著這一江水和兩三隻睡著的木



船。

我靠了艙門站著。江水碰著船底，一直在低聲私語。一陣一陣的風近面吹過，船篷也輕輕叫起來。我覺得呼吸暢快一點。但是從艙裏跟著駭聲，又送出一個「火」字。

我打了一個冷噤，這又是我自己的聲音，我自己夢中的「火」。

四年了，牠追逼我四年了！

四年前上海淪陷的那一天，我會經隔著河望過對岸的火景，我像在看那燃燒的羅馬城。房屋成了灰燼，生命遭受摧殘，土地遭著蹂躪。在我眼前沸騰著一片火海，我從沒有見過這樣大的火，火燒毀了一切；生命，心旌，財富和希望。但這和我並不是真不相關的。燃燒著的土地是我居住的地方，受難的人們是我的同胞，我的弟兄，被摧毀的是我的希望，我的理想。這一個民族的理想正受著熬煎。我望著那漫天的紅光，我覺得有一把刀割著我的心，我想起一位西方哲人的名言：「這樣的時刻會激起十年的憎恨，一生的復仇。」我咬緊牙齒在心裏發誓：我們有一天定要昂著頭回到這地方來的。我們要在火場上闢出美麗的田園。我離開河岸時，我一面把眼淚吞在肚裏，我彷彿看見了火中新生的鳳凰。

四年了。今晚在從陽朔回來的木船上我又做了那可怖的火的夢，在平靜的江上重見了四年前上海的火景。四年來我沒有一個時候忘記過那樣的一天，也沒有一個時候不想到昂頭回來的

日子。難道那勝利的日子是逼近了麼？或者是我的熱情開始消退，需要烈火來助牠燃燒？朋友睡夢裏念出的「火」字對我是一個警告還是一個預言……

我惶恐地回頭看船內，朋友們都在酣睡中，沒有人來給我一個答覆。我剛把頭掉轉，忽然瞥見一個亮影子從我頭上飛過，向著前面那座馬鞍似的山頭飛走了。這正是火中的鳳凰！

我的眼光追隨著我腦中的幻影，我想著，我想到我們的苦難中的土地和人民，我不覺含著眼淚笑了。在這一瞬間似乎全個江，全個天空，和那無數的山頭全部亮起來。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從陽朔回來，在桂林寫成。

## 別桂林及其他

### 別了，桂林的夜

我們記錯了開車時刻，冒著微雨趕到車站，車還沒有來，站上堆滿了乘客，迎面撲來一陣暖熱的語聲，使我忘了剛纔在黃包車上經過的大段冷清淒淒的黑路。

我同朋友們進了月臺，把人和行李都安頓在一把長椅上。頭上是一片漆黑的天，沒有遮擋，我們縮緊身子坐在椅上休息，雨已經住了。

列車沒有來，這長期的等待是够磨折人的。分別的痛苦把我們抓在牠的手掌裏，一捏一鬆。牠給我們看見一縷希望，但一轉眼牠又使我們明白這希望全是虛空。平靜的心境已被攪亂了，多留一刻，和朋友們多處一刻，也不能使我們再像從前那樣無掛慮地談些快樂事情，反而這祇有延長我們的歡心，拉長那所謂離愁別緒，讓我們多有功夫來咀嚼牠的苦味。

我愛旅行，但是我有著太多的留戀——我留戀著人，也留戀著地方，我甚至留戀著微小的事物。我知道容易動感情，這是一個缺點，然而到現在我還無法治好這個病。倘使換一個環境，願自己

的性子，我也許會老死在一個小小城市，不與外面世界通一點消息。但我並沒有這樣做。反而我走了好些地方，不肯讓自己的腳步，也不肯讓自己的心靈休息。可是想不到我仍還有著那麼多的留戀，仍還害怕離別。因此我喜歡單獨的來去，沒有人送別，也沒有人知道我的行期，我縱使提著皮箱，也不覺得自己是在走長路，就要和一些，一個地方分別。其次我高興與那種夢似的別離——突然的決定，飛也似的，跟著車輪駛去，不給人留一點時間來思索，來咀嚼。一句短短的話，一個短短的笑，於是一陣騷動，然後是一片靜。船駛進海中，列車在軌道上奔馳，汽車捲起大股塵土飛逝。動的碼頭和月臺漸漸地靜下來，送行者慢慢走回家，旅行的人則在舟車中欣賞新的景物。

現在的情形和這兩種都不同。我坐在長椅上或者站在椅旁，我講不出一句有意義的話，朋友們也是這樣，我們默默地捱著時刻。我在陰暗的電燈光下看見朋友們的臉，我就想到我今晚要和他们分別了。

通車還沒有來。衡陽開來的慢車先到了。寥寥幾個客人下車，月臺上仍還是相當安靜。雖有火車頭的接連的叫聲，也不會打破這沈悶的空氣。

我們等待著。風吹起來，夜變得更冷了。我覺得寒氣透過我的不够溫暖的衣服，觸到我那怕冷的皮膚。一個朋友也低聲叫起「冷」來。桂林的春夜原是這麼寒冷的。沒有雨。爲了遮住從背後吹來的風，三個朋友張開了雨傘。

陰暗的電燈突然滅了。黑夜重重的壓在月臺上。我用手電的光亮照著翻看一本小書，一個在椅上打瞌睡的朋友卻不安地說電光傷了眼睛，我們在黑暗中等待了好一會，話講得極少。這送別是相當淒涼的，我祇盼望車早點來，立刻來。讓我馬上離開這些朋友。我祇願即刻離開月臺。這痛苦的時候我實在睡不下去了。

電燈開始重明，火車頭的光亮也在遠處出現了。分離的時刻逼近，我卻感到興奮，好像我心上的重壓快要被卸去似的。我看朋友，他們似乎也有這種感覺。火車頭給我們帶來了生氣。

於是一陣騷動，一陣奔跑，一陣忙亂。我們上了車，我找到了我的房間，安置了行李。鈴子響了。聲音是那麽確定，牠們結束了等待的痛苦。

分別就在眼前，但是意外地我卻感到踴躍了。我坐在車廂內，推開車窗半扇，朋友們就立在窗下月臺上，八個親切的臉龐同他們的微笑一轉眼便會消失，我不能沒有留戀。我不轉眼地望著他們，我覺得喉嚨發痛了。

大的雨點在窗外落下。朋友們又撐起雨傘。他們回家時還要走那麼一大段黑黑的泥路，八個人，三張傘！我想著，不由得違反自己的意思揮手請他們回去。他們不理會我。我著急起來。於是援助似地火車慢慢開動了。

朋友們微微搖著手，慢慢地退去，我把頭伸出車窗，拼命地揮舞我的帽子。我想把他們拉回來。

但是他們已經不見了。

夜包圍著我們的列車，使牠煩躁地叫吼著往前跑。星羣似的燈光還在窗外閃爍，但牠們也逐漸地隱去。我的眼睛還向著窗外望。那最後的幾顆星子也消失了。從火車頭冒出來的灰白色的濃煙在黑暗的空間裏滾動，像一條巨龍在空中飛舞。

別了，柑林的夜。我應該關上車窗休息了。

### 在金桂通車中

雨跟著柑林被留在後面了。第二天早晨，迎接我的是一個晴天。

車廂裏似乎祇有悶熱，狹小的房間放著不少行李，對面鋪上那位乘客的朋友們來往不絕。但我還得承認二等臥車中是相當舒適的。

火車在山中奔馳，彷彿永遠不會感到疲倦，牠那單調的腳步聲已經使許多熟習的耳朵生厭了。

正午，爲了填塞肚中的饑餓，又不願久等服務生送來那盆乾燥無味的蛋炒飯，我便穿過好些車廂，走到廚房裏去。路是相當遠，而且因爲掛在最後，（？）廚房裏便竊窺得特別厲害，從這裏把稀飯等等送出去的，確不容易。倒並不是車裏沒有這些東西。

我要了一碟饅頭，一碗稀飯，兩碟香腸和牛肉。服務生給我用一塊木板盛著，放在一個籬筐上，旁邊有一個用席子蓋著的小鋪蓋捲，他叫我就坐在那上面。

車寬大人又少，我應該坐得舒適，嗅得舒適。可是車身震動得太厲害了，彷彿隨時都會翻倒似的。我覺得全身都在抖動。我看廚子和服務生，他們若無其事地照常工作。我也祇好忍耐地勉強把饅頭喫完。但我從鋪蓋捲上站起來時，兩隻腳幾乎站立不穩了。

下午兩點半光景，火車把我載到金城江。

## 金城江

金城江比半年前更繁榮了。那麼擁擠的人，那麼嘈雜的聲音，新的建築，堂皇的名字……我幾乎以為這是別一個地方。

我雇了挑夫把行李挑到鐵路賓館去。但我的箱子剛挑到檢查處等候檢查時，我忽然改變了心思，從檢查處出來，我吩咐挑夫跟著我去汽車站。

去河池的車票剛剛賣完，車子還沒有到。我拿著一封介紹信去找一位辦事人，意外地他替我買到一張最後的票子，並且叫人把行李給我過了磅。讓我在候車處安心等著開車。

在候車處一張大餐桌的周圍，人們正在談論香港的悲劇，從裝束、態度和口氣，我知道他們是

香港就險出來的同胞。汽車中的血，沙發內的十萬港幣，舞女的巧計，門前的死屍……還有種種驚心動魄的題目。談了又談，誰也不嫌重複和詳細。車還沒有來，這班車是先由河池開來，再開回去的。現在牠就來了！

在我快要等得絕望的時候，車子到了。河池來的客人下了車，我們再依著次序上去，我坐在司機旁邊，但地方相當窄，連轉動身子也不方便，這可見車內的擁擠。

摩托叫吼，車輪跟著滾動，一陣對開的汽油味撲上我的鼻端。我這樣地離開了金城江。

車子出了車站，在馬路上跑起來。我回著金城江的那些門面華麗的竹棚式的房屋投下最後的一瞥，我不禁想起在火車中聽見的關於這地方的談話：

「金城江，神祕的地方。娼妓，賭博，打架……沒有一樣牠沒有。在這裏人把錢化得像江水一樣，去了就不會流轉來。在這裏住上幾天，人必須留下一些東西，帶走一些東西，也許會有人帶著美麗的回憶走開的，但恐怕更多的人從這裏帶去了苦痛的記憶。這裏的確是一個神祕地方。」

## 河池

河池我還記得這個別了五個月的老朋友。牠沒有多大的改變。

這小城祇有一條石子鋪的街道，商店，旅館，和一部份的機關就立在街的兩旁。比起金城江來，



這小城是樸素多了，人不會相信金城江還是河池縣管轄的一個小地方。

爲了等車，我不得在這裏住下四個夜晚。在一個比較乾淨的旅舍中，我開始了單調的生活，散步，喫兩頓飯，睡兩回覺，其餘的時間，我便用來寫信看書。

在旅舍中第一個晚上，我睡在一間沒有窗戶的小房裏，第二天早晨我便搬進了一個靠街的房間。房間不大，但靠街有兩扇大窗，掛著半截的窗簾，窗簾相當寬，窗簾旁再掛著一幅淡黃色窗帷。書桌放在窗前，坐在桌前擡起眼便可望見無雲的藍天，對面是一所平房，剛給粉紅色窗簾遮住了，這旅舍建在街的一端（街的兩頭大半是住房），離商店較遠，所以比較清靜。

在這裏我醒得早，早晨我常常沿公路散步，再轉到田畔山裏去聽綠樹上羣鳥歌唱。散步回來，在旅舍的小屋內，因爲愛惜明媚的陽光，我還坐在窗前譯了一篇王爾德的題作自私的巨人的童話。

散步的時候我常常走到汽車站，在那裏徘徊十幾分鐘，每天我都會遇見好些熟習的面孔，可見到那裏去的人並不祇我一個。不同的是，我在那裏不講一句話，別人卻不斷詢問，說情，懇求，甚至哀求。這些辦法並不是完全沒有用處。不過白費精神的卻不在少數，有一個本地人講得好：「個個是人，個個會講話，個個要先走。」結果總有一些人留在後頭。

公路車一個星期開三次；另有三班交通車，卻是專給公務人員乘坐的，並且登記的人也是相

當擁擠，坐商車化錢多，還不舒服，坐別的車又怕路上發生問題。一車一車的人從桂林，金城江不斷地運來，填塞在這地方的各個旅店裏，大小房間都裝滿了。每天到處都聽見人在問：「有房間沒有？」在每個旅館門口人們互相問詢：「找到車子沒有？」「你等了幾天？」「找車子好傷腦筋啊！」倘使聽到一句「我明天走」或「我後天走」（多麼驕傲的一句話）誰都會用羨慕的眼光看那說話的人，不管他坐的是什麼車，能够往前走的是幸福的人呵。

我每天逛三次街，街祇有一條，中間的一段便是熱鬧的中心區，有茶館，有洋貨店，有藥舖，有鑲牙館（鑲牙館多得叫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還有別的商店，卻沒有一家販賣書報的鋪子。

在夜晚比白晝熱鬧，這裏有夜市，洋貨攤，煙攤，飲食攤，刻字攤——使得狹小的街道變為更狹小了。人們不斷地從旅店，從茶館中走出來，帶著各個地方的口音，談論著旅途中的見聞。沒有消遣地方，好些人便集在旅館的廳堂。大半的旅店中都可以作為臨時談話室的地方。偶爾司機在這地方出現了，便會留下一對上海口音的男女唱兩三齣平劇，祇有他們會做那對嗓子不好的清唱家的慷慨的顧客。

每晚我都看見那一對清唱家，是兩個面帶煙容的瘦弱的人，他們走在路上，步履也很艱難，男的拿著胡琴，女的抽著香煙，看他們那斯文樣子，倒像是落難的富家夫妻。他們從前也許經歷過不少榮華的歲月，如今卻落在異地，在司機的笑臉下面討生活了。

今天傍晚我去看了「丹池公路殉職工友紀念塔」這不是什麼偉大的建築，然而牠卻抓住了我的心，這表示著犧牲精神的偉大。看那些陌生的名字，我不認識他們，他們更不知道我。但是如果沒有他們的血汗，我怎麼會跑到這裏來？又怎麼能够往北去？望著這塊刻上許多不朽名字的紀念塔，連我這渺小的人也禁不住懷著感激的心思掉淚了！

「明天我就要踏著你們的汗跡血印往前走了。可是我又有什麼東西來報答你們呢？」我揩著眼淚低聲說。

不僅我，許多經過這公路的人，都應該拿這話來問自己。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在河池。

### 郵政車中

早晨河池的陽光歡送我，又是一個很好的晴天。我自己把兩隻皮箱和一個皮包拿到郵局汽車站，轉進那巷子，我覺得有點吃力，便把箱子放在地上讓乎喘為休息。在這時候一個工友梭樣的人從後面走來，笑著對我說：「我看你拿不動，我來拿。」他不等我答話，就給我提起那些大皮箱，踏著大步子往前走了。到了站門口，他放下箱子，似乎連我那句道謝的話也沒有聽清楚，就恩恩地走開去。他好像是在郵局裏服務的，以後我便不會再看見他。

我辦好手續上了郵政車。到開車時候車子忽然開不動了。司機坐在司機臺上，另一個人倒開著另一部車在後面推動。推了一回，沒有用，再推第二回，還是「一個屁也不放」（借用司機的話）這樣過了五六回，我們車子的摩托機叫起來。

車子開出車站，先去裝郵袋，郵袋裝好，又耽擱一會，大約在九點鐘光景，牠經過「丹池公路殉職工友紀念塔」離開了河池縣境。

金黃色陽光從藍空中撒下，長春的綠樹在車頂上揮舞牠們的枝葉，鳥羣愉快地在每棵樹上歌唱，我帶著滿眼光亮的綠色離開了河池。在這一剎刻河池的確顯得很美麗。

車開得快，因此也震動得很厲害。我和另一個人坐在車上，還有一個搭客坐在司機臺中。我們在車上並不能說是坐，不過是半坐半躺地在郵袋上面打滾。車子走了十多公里以後，我的沒有習慣汽車生活的腦子被抖得有點胡塗起來了，也無法領略在萬山叢中奔馳的樂趣。

車子逼近六寨時，忽然出了毛病，司機停下車修理許久，纔勉強把牠開到六寨。我們在六寨喫飯的時候，又看見兩個修車廠（就叫牠做大同修車廠罷）的工友在修理我們的車子。這個修車廠就在飯館的對面。

從六寨出來，我纔注意到喇叭不響了。遇到該按喇叭時，司機（也許是押車的）就拍車板來代替。我常常聽見乒乒，起先覺得奇怪，然後纔恍然明白了。

我見到一塊高高聳立著的紀念碑模樣的牌子，像展開鷹翼似的從旁邊飛過，我瞥見牌上的字樣：是爲著紀念桂黔兩省公路的銜接而豎立的。我想，再往前走應該進到貴州省境了。我注意地往前後看，山不還是一樣的麼？土不還是一樣的麼？樹不還是一樣的麼？這四萬五千萬人不是一個更親密的大家庭麼？省界的區分並不是爲著分割一個民族（更進一步再說人類）而存在的。我們最好不要用省界來拘束自己。

下午車開到獨山城外，在郵政局車站前停下來。

### 過獨山

前一次經過獨山，我祇在車站旁邊一條街上走了一轉，那時是夜晚，我沒有看清楚什麼。這次到得早，我在太和旅社開的那間當街的樓房裏充滿著陽光，紙窗亮得可愛，我一點也不感到疲倦，我真想坐下來寫兩三點鐘，不過爲了去打聽第二天開車的時刻，我祇得暫時拋棄了這間明亮的屋子。在郵政車站遇見一個同車的人，他邀我逛街，但走在半途，他有事走了。我一個人進城去走了一大轉。我到處停留，到處看，等我回到旅館時，黑夜已經籠帷似的掛在我的窗外，只得我大聲叫茶房點燈了。

獨山城相當大，街道窄小而整潔，店鋪多，大都是平房，每家門上都貼著嶄新的春聯，有些寫

得很有趣，可惜恩惠一瞥，什麼都沒有留在我眼底。我祇記得門方上貼著「親迎大吉」「于歸大吉」之類的橫額的也不少，那麼，這應該是一個喜慶的城市罷。

夜帶來更多的車。車又帶來更多的人。卡車，客車，軍用車，郵政車，商車，牠們線似的拋在車站那條街的兩旁。各種各樣的人帶著塵土立在車的四圍，行李凌亂地堆在地上。北方口音，江浙口音，湖口音，四川口音，廣東口音，福建口音，像一支神奇的樂調在這裏奏起來，這中間像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樂中的命運叩門的聲音，響起了英美人的話語，的確這次「命運」在中國這巨大的屋前叩門了。但我知道這個比喻並不確實。

在一個北方酒館的門前，一個中國青年用英語給兩個美國人解釋中國菜名。在另一個北方館子裏兩個江北口音的紳士向掌櫃的交涉借宿的事。「好，包給我，你九點鐘來，我給你預備好房間，」一個熟識的年青茶房說。掌櫃的加上一句：「你先進城去，找不到再來。」穿黃色制服掛熱水瓶的紳士立刻答道：「是找不到房間，我纔到你這塊來。」他說的是真話。

在廣場上，在「抗日陳亡將士紀念塔」前面，一個山東漢子聚集了一羣人在講包文拯時代的英雄故事。一個夥伴替他收錢。他講得很不錯，而且講中有唱，他唱時，那夥伴還要拉胡琴。聽衆不少，似乎都很感著興味。但是他講了一回講到精彩的地方就停下來要錢。他的夥伴把裝滿角票的香煙紙盒拿到那張放燈的茶壺的條桌上，他一數，據他說祇有兩塊錢，還差三塊，要收够了錢，他纔

肯接下去講唱。他等待著，說著鼓動的話，於是有人叫了：「拿去。」夥伴去接來，祇有兩角。「還差兩圓八！」他嚷道。另一個人叫著「拿錢去！」是一張兩圓的鈔票。「還差八角。」他倒這樣認真。我也出了一塊錢。他高興地宣布，「多了兩角，下回少要兩角。」這漢子也辛苦了，從山東跑了這麼多的路來到這裏。

早晨天沒有亮，我就起來，把行李拿到郵局車站門口。街上已有不少的行人了。車站門還關著，我坐在門前白石上等候天明。

過了半點多鐘，司機慢慢地走來敲門，門開了。我和另外兩個客人也跟著進去，今天換了一個司機，也換了一輛車。郵袋在昨晚就裝好了。我和昨天那位同車者仍還必須躺在郵袋上面。車上多一張油布，卻少了一個竹篷。到六點鐘車子飛也似地開出了獨山車站。車一路顛簸著，我便也在郵袋上顛簸。風相當大，叫人有點受不住。我看見陰暗的天色，就一直敢心著下雨。而且和昨天的司機一樣，我們這司機在中途也帶了幾個「黃魚」，叫大家擠在一塊，連腿也不能伸動。

但是不管這些，我彷彿看見貴陽在前面向我招手。我高興地想：下午我便可以在貴陽的街上散步了。

我還記得你對我說過你討厭貴陽的天。你似乎十分相信那句老話：「天無三日晴。」但現在我告訴你我在這裏接連看見幾個美麗的晴天。頭上沒有一片雲，天幕是淡青色的。陽光給樹葉薄敷上一層金粉。大羣蒼鷹展開兩翅在空中自由地翻騰，麻雀在屋簷上愉快地叫喚。一陣微風吹到臉上，就像是一隻熟習的手的撫慰。桃在盛開，楊柳也在河畔發芽。我呼吸著春天的空氣。

我坐在社會公寓的一間整潔明亮的小小樓房裏給你寫信。窗下是一個有綠樹點綴的天井，我的書桌安放在窗前，對面樓房後面聳起來一座八角亭的第三層頂樓，頂尖是用五個顏色不同的磁瓶疊砌起來的，這時軸正在午後陽光下燦爛地發光。八角亭的每隻角尖上伸起一個驕傲的龍頭。在一個龍頭旁邊忽然飄起了一隻白白的小風箏，櫻色的書桌還是新近油漆了的，在牠的發亮的表面上也有一塊小小的天，不過顏色卻淡成灰白了，有時我俯下頭就會看見一隻鷹在桌面上掠過。除了鷹，這裏還有烏鴉和牠們那單調的呱呱聲。

晚上我又看見更美麗的星天。其實這是月夜，但我更喜歡捉說星星。一鉤新月，好些星星，藍天顯得很亮，星星燈一般的掛在我的頭上，好像我們隨便拾起一個石子擲去，便可以把他們打落下來。爲了這樣的夜，我情願捨棄我的睡眠。

離開天，再來看地，看人，我想這些應該和你兩個月前看見的差不多。街道不會變。人也不會變。人永遠是那樣的，街道也永遠是那樣的。



昨天下午我在大街上散步。我忽然起了一個奇怪的想頭，跟前那些人似乎都是過路的，活動的，他們的腳跡不會停留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他們不停地跑，向著各個方向跑，鬼鬼忙忙，永遠沒有餘閒，去了回來，回來又去，到處都是站口。大家搶先恐後地擠到一個無形的熱海裏去洗一回澡。頭上是汗，心裏是火，大家熱在一起，大家在爭取時間，大家在動，在戰鬪。大家都瘋了。

「走呵，走呵，快向前走呵，」到處都是這樣的呼叫，高聲的，低聲的，有聲的，無聲的，似乎整個城市都在附和著，整個城市都在動。

汽車的摩托響著，沿著公路無窮無盡的車子開過來又開出去，商貨卸下一批，另一批又裝上；一部車子。麻袋，油包，木箱……有的在城內留下；有的卻從城內往外流去。這裏原是一個轉運的站頭，牠又是三條又路的中心點；從這裏有無數的車輛開往重慶，昆明，桂林。

在每個旅店門前都掛著一塊黑板，上面寫著最引人注意的白字：「今晨有車直放重慶，昆明，金城江，請向本棧房登記。」或是金城江，或是昆明（曲靖），或是重慶，在黑板上每天至少總有一個地名。真有車開麼？沒有那樣的事，或者偶爾有一輛商車開往什麼地方託帳房代拉兩個客人，倒是可能的。半年前我經過這裏，住在一家旅館裏，就看見兩個去重慶的學生爲了坐車的事和旅館的人打架，聽那兩個學生的話，好像是人家先收了錢，緩慢去找車，而車又不好。事情過了半年，我也記不清楚了。不過現在有一件事倒是確實的：運輸統制局禁止燒汽油的商車從這裏開行，要把

汽油車改裝上燒木炭的設備，也不是短時間可以辦到的事，那麼那裏來的車子直放××呢？難道是爲了安慰旅人，減輕他們的等待的痛苦，纔故意掛上這黑板，繪上一點彩色的希望麼？

「我明天走了，」能够說這話的人是幸福的。可是幸福的人每天祇有少數。住在旅店裏和親友家中焦急地等車的人不知道還有若干。中國運輸公司的班車是照常開行的。到車站去登記罷。往重慶可以在十九天以後買票，去金城江必須整整等待一個月；曲站的班車從三月四日起就停開了。那麼怎樣走呢？我們能够靜麼？不走，難道還可以把旅館空做家？況且旅館都有規定，限制旅客久住。即使旅館可以通融，但是那樣高的房錢誰能够長期擔負？

我在這裏等了六天了，不知道還要等待若干時候。從物價較低的地方跑到物價高漲的這裏住下來，而且還要到生活程度更高的地方去，我也跟著別人跑，爲著什麼？難道我也在發瘋？但是我不管這有眼的旅費是否會在這長期的等待中耗盡，我每天仍舊安靜地在明亮的窗前讀書，或在和暖的陽光下，與平靜的星夜裏在社會公廨門前小河邊散步。我的心的確是安靜的。倘使我在爭取時間這一點上戰敗了，那麼就讓我利用這機會休息一會罷。

你知道我的脾氣。我懶得爲我車的事情到處奔跑。其實這話也是有點過於誇口，我已經奔跑過了，事情也有了眉目，說不定再等兩天我便會離開貴陽。

三月二十五日在貴陽。

## 別貴陽

聽說是早晨六點鐘開車，我不等天亮便醒了，用手電照著看錶，不過四點多鐘，公寓裏還祇是一片黑，一片靜。我想再睡一會。閉上眼睛，腦子裏卻像起了騷動似的，思想起落不停，我覺得煩躁起來，便睜開眼從床上坐起。天開始泛起白色，房裏的桌椅在陰暗中露出了影子。等我穿好衣服，用昨夜留下的冷水洗了臉漱過口，茶房纔用含糊的瞌睡聲來叩門。

我應該感謝這個年青的茶房，他爲我至少犧牲了一小時的睡眠，他把我兩隻皮箱提下樓，又爲我打開公寓的大門，還跑到街上去叫來一部黃包車。

天已經大亮，麻雀吱吱喳喳地在簷前叫個不停，清晨的涼風送我上車。我望了望河邊的幾株綠楊，橋頭停著好幾輛去花溪的馬車。祇有箱子似的車身，馬不知歇在那裏，倘使不離開謝陽，我今天會坐這樣的車到化溪去。但是現在我失卻機會了。呵，不能這樣說，我看錶，祇差十分鐘就到六點；黃包車還要走一大段路，又有上坡路，說不定我到車站時，郵車已經走了。我很著急，可是車夫拖著人和箱子走不動，也沒有辦法。

我後來下了車讓車夫單拉行李，車子終於到了郵車站。我並沒有來遲，好幾部汽車都在站上。開重慶的汽車到七點鐘纔開出車站。這次我安穩地坐在司機臺上，兩手抱著皮包，眼光透過玻璃

窺直視著前面的景物。

街旁店鋪依次向後退隱，塵沙在空中飛騰，汽車跑著，吼著，沿著灰白色的公路，離開了陽光籠罩的貴陽城。車很興奮，我也很興奮。

### 筑渝道上

汽車瘋狂似地跑著。牠拋撇了街市，拋撇了人羣。於是牠跑進山中。在那裏牠更顯得激動了。公路真像一條帶子，輻沿著山坡過去，或者就搭在坡上，叫車子左灣右拐，有時繞過山，有時又翻過山。我祇見一匹一匹的山驢在我後面，卻不曉得走過了若干路程。

山全是綠色，樹枝上剛堆滿新葉，密開的桃李把牠們的紅白花朵，點綴在另一些長春的綠樹中間。一泓溪水，一片山田，黃黃的一大片菜花，和碧綠的一大塊麥田。小鳥在枝頭高叫，喜雀從路上飛過。兩三個短下人迎面走來，停在路邊，望著車子微笑。七八匹馱馬插著旗子搖著項鈴慢步走著，聽見車聲便慌張地讓路。

這一切抓住了我的心。我真想跳下車去撲倒在香味濃郁的茶花中間，我真想像羅曼·羅蘭的英雄克利斯多夫那樣叫道：

「爲什麼你是這樣地美……我抓住你了！你是我的！」

一片土，一棵樹，一塊田……牠們使我的眼睛舒暢，使我的呼吸暢快，使我的心靈舒展。我愛這春回大地的景象，我愛一切從土裏來的東西，因為我是從土裏來，也要回到地裏去。

生命，無處不是生命，在近代化的城市裏生命常常被窒息，在這羣山中，在這田野上，生命是多麼豐富，多麼美！

正午我們在壩水鎮喫中飯，陽光當頂，天氣相當熱。午前我們的車子經過烏江，那是一段從石山中開鑿出來的危險路，車子緊緊地傍著懸崖走，一旦失腳，便會落在無底的江中。鐵橋是新近造成的，高高的架在江上，連接了兩匹大山。車過了橋，便往對面山上爬去，我轉臉一望，已經繞過一個大圈子了。下午太陽快落坡時候我們到了被稱為「黔北鎖鑰」的婁山關，車子再往前走，從山上轉著急灣盤旋下去，路也是相當危險的。司機精神貫注地轉動車盤。我朝下望，公路在兩匹綠色高山中間一彎一拐，恰像一條山澗流回我的眼光達不到的地方。當車子一顛一簸地往下滾動的時候，我注意著司機的臉部表情，那嚴肅和緊張是十分顯明的。但我覺得更放心了，彷彿眼前就是平坦的大路。

我們到桐梓時，太陽剛落下山去。月亮已經掛在天空了。又是一個溫暖的月夜。晚上在桐梓的街上散步。祇有幾條街，相當整齊；還有電燈，這倒是我沒有料到的。

我和另一個乘車者這夜就住在郵車站附近一個人家，離城有一公里遠，我們踏著月色走回

那邊去。坐了一大車子以後，走在寬闊的馬路上，我覺得非常爽快。

第二天早晨天不亮，我就起來了，可是在車站上還耽擱了好一陣子。天陰著，頭頂上便是大片灰暗的雲，好像隨時都會落雨的樣子。

車過花秋坪，又是一個危險地方，不過我在車上什麼也看不見。車到山頂，四周全是雲霧，我看見一塊寫著「花秋坪全景眺望臺」的牌子，從那裏望下去，我應該看見許多東西，但是一片霧海把牠們全遮了。車就在雲霧中走，前後都像沒有路似的。然而轉一個灣，過一個坡，路自然地現出來了。下了山，撥頭一望，山頭雲霧瀟瀟，我不覺疑惑地想起來：我真的是從那山上下來的麼？路在什麼地方？今天換了一個司機，是廣東人，也是一個熟手，和昨天的湖北司機一樣，而且他更鎮定，更沈靜，開車更有把握。我用不著耽心。

押車的還是昨天的舊人，他坐在郵袋上。每到一個郵局或代辦所，車停住，他就得爬下來辦事。昨天在鑑亂搬了那麼多沈重的袋子下來，也够他辛苦了。今天的工作輕鬆了一些。

過蒸江時，車沒有停多久，但我們也下去站立一會。坐得太久了，也是一件苦事。然而前面還有八十幾公里的路。

在一品場停車受檢查，海關人員和憲兵都爬上車來，檢查相當仔細，我的兩隻箱子都打開了。在前面另一個地方還要經過一次檢查手續。每一次檢查都告訴我們，重慶城就近在眼前了。

五點半鐘車子到達海棠溪，在公路車站前我瞥見了一個朋友的影子，他追上來在車窗外向我招手，我還來不及回答他，車子就把我載到江邊疊滿石子的灘上。

我下了車望著那個向我跑過來的朋友的影子，我寬慰地吐了一口氣：現在我終於回到重慶了。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在重慶。

## 成渝路上

早晨天剛剛亮，車子從城裏開出去。我向著那個拿著手杖在車窗外頻頻點頭的朋友揮了揮手，他的帶著睡意的笑臉彷彿還在我眼前擺動。但是車子卻發出巨大的吼聲滾滾不停地沿著寬闊而傾斜的馬路駛下去了。我勉強睜開疲倦的眼睛，望著窗外的街景。最後的幾盞燈光滅了。一陣微風，一股眩目的光從失去了玻璃的車窗撲進來，车子在清潔的南區馬路上沿著山轉到拐，一條大江低低橫在我右邊，公園中昂然自得的綠樹常常遮住了我的視線，我偶爾伸出頭去望天，乳白色中泛出一點淺藍。一個晴天就要在車頂上展開了。我覺得心裏一陣爽快，慢慢地閉上了我的沈重的眼皮。

車子停住了，我睜眼看窗外，一條較安靜而整齊的街，寥寥幾個行人。晚風輕輕拂著我的臉頰，我的眼皮又垂下來。睡夢模糊中我又覺得車子開動了。我的身子跟著車身震抖，我感到一陣舒適。我一夜沒有閉眼，現在算是得到了補償。這以後汽車一停一動，我都不去注意了。我也不知道這樣迷迷糊糊地睡了多久，後來忽然聽見有人在喚我，我睜開眼睛，發覺車子已經在青木驛停下了，還是司機在對我講話，他要我下車去休息一會，他還要取用放在我坐墊下面木箱裏的東西，那大



概是鉗子之類罷，我也沒有留心。

下車走了一回，我覺得精神漸漸恢復了。這裏的馬路和房屋對我似乎並不陌生。我去年從成都到重慶搭的公路車在這裏壞了，耽擱了半天，要不是意外地遇到另一輛車，我和一位年長的朋友，就會在這地方睡一晚。桌子，因為那時客棧已經住滿了人，我們祇能在一個茶館裏面找到兩張桌子，而且還付過了定錢。這彷彿就是昨天的事，怎麼一轉眼就過了一年多，在這中間許多人許多事都改變了，我不願意多想。

我看天，天空全是灰雲，不過頂上是光亮的，又像要下雨，又像不會落雨。我的行李放在卡車上，沒有篷遮著，有一個包袱，是朋友託我帶到成都的，裏面全是小孩的衣服，我敢心被雨打濕，正想爬上去把包袱取下來放進司機室內，司機又招呼我進車了。揮車的高高坐在卡車上，他知道我的意思，便對我說，不要緊，今天不會落雨。

他說得對，這天的確不會下雨。車子跑得極快，一見便過了璧山，再過來鳳驛，過水川，過榮昌，下午三點多鐘，車子過了神木鎮，駛上渡船，我仍舊坐在車內，望著窗外一片大江，對岸的景物漸漸移近。左手邊未完成的內江鐵橋的橋墩寂寞地立在江中，依舊是牠們幾個，保持著同樣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距離，還沒有一道橋來連接牠們。「什麼時候呢？」我每次經過這裏，都要暗啞地發一句這樣的問話。但是沒有人回答我，恐怕也沒有人能夠回答我能。

船走得慢，我看看司機，他的臉上帶著安閒的笑容。我真佩服他，他怎樣能够這樣鎮靜！先前在來鳳驛發生的一幕喜劇還留在我的眼前。

車子停在來鳳驛，就是這個司機，他安閒地坐在我旁邊，我望著窗外的來往行人。一個人跑到他窗外同他講話，起初聲音不高，後來忽然爭吵起來了，我掉過頭，正看見司機伸出手刷的一下在那個人的臉上打了一個嘴巴。這一記耳光很有氣，立刻激起了公憤，那個人一嚷，許多人都跑來圍住車子。那個人，蒼白色的瘦長臉，發紅的眼睛，沒有血色的嘴唇，他站在車窗外，伸進一隻手拉住司機的領口，一面嘶聲嚷著：「還我的錢，還我一百二十塊錢，不還錢就說不了手。你把人害得好慘。你錢到了手等我喊客人來，你就開起車子跑了。人家找我賠錢，害得我當衣裳當褲兒來賠。四月十四日的事，好容易今天等到你，你不給錢還要打人。我們找街坊講個道理！」

司機的領口被捏得緊緊的，他禪不說，也沒有別的話好講，起初還分辯說，錢已經在永川交還給誰了；後來又說，拿出條子來，就還錢，最後，就祇說，「老子沒有錢。你敢攔車，當心你腦袋！」

「要錢又不犯罪，難道還會砍腦袋！」旁邊有人不平地叫道。又有人在嚷：「把他拖下來，拖下來講！」司機似乎處在更不利的地位了。他應該聽見這些聲音。可是他臉上仍還帶著笑容，他仍還安閒地說：「你先放開手，放開手我就還錢。」

「哼，放開手你就開起車子跑了，我在那裏找你去？」要錢的人氣惱地嚷道。

人行道上有兩個女人在講話。一個三十左右的婦人指著說：「就在那個當舖裏頭當的，我都曉得。」另一個較老一點的同伴接口道：「碰到了，還不出錢，喊局長作個保人也好。」

「雖說而今錢不值錢，一百二十塊錢也不好亂拿的。今天不還錢，恐怕走不了路。雖說是國家的車子，不該擋帶黃魚也不是不犯罰的事，鬧到上頭去，司機也有罪。」另一個五十歲光景的男子手裏捏了一根長長的葉子菸裝在一邊自言自語。

司機臉上仍還帶著笑，不過他也不再替自己辯護了，他祇是溫和地說：「放開手，我就下來。」那個人果然放開手。他便打開門走下車來，若無其事地對要錢的人說：「下來了，沒有錢又怎樣。」接著是一陣爭吵，人聲嘈雜，好些「打抱不平」的人擁了上來。司機算是讓了步，他跟著人們到郵局裏去了。

避了好一陣，我纔看見司機從郵局裏走出來，腳步慢慢的，態度安詳，臉上帶著微笑，彷彿並沒有遇到什麼麻煩事似的。他向著車子走來，打開車門，進到車子裏，一隻手按住取盤。車子剛剛開動的時候他忽然大聲罵起來：「哪一天老子開車把你們都輾死，一個都不留。」祇有在這個時候他的笑容纔消失了。他臉上的表情是相當可怕的。

下午四點鐘光景，車子到了內江，依舊是那些熱鬧整齊的街道和我去年看見的沒有兩樣。我

認得這個城，我去年在這裏住過一個晚上，現在又得住一夜了。車子穿過城，駛往郊外的車站，車站離城約有一里多路，在綠樹叢中，據說這裏是一所公園。

城裏旅館內空房不多，我走了幾家旅館，纔找到一個房間，相當寬大，有藤椅和茶几。我在橋上坐了一些時候，又寫了兩封信，纔出去逛街，順便找著一個乾淨的小館子喫了晚飯。

我走出飯館，天已黑盡了，街上行人不少，店鋪裏燈火相當明冷。在街口，一個人家的簷下高高地擺著一張講「格言」的桌子，一個老頭兒坐在桌邊椅上，講說一段丈夫虐待賢慧妻子的故事。他講得津津有味，而且摹仿著幾個人講話的口氣，講到沈痛的地方，甚至站起來，用帶哭的聲音申訴著，因此頗能感動聽衆。那些人（男女老幼）仰起頭，不眨眼地望著他，一點聲音也沒有。我站在人叢中聽了一會，二十幾年前我常常立在街中聽這期勸善獎孝的故事的。那時我還是一個孩子，曾被牠們感動到流眼淚。內容似乎還是一樣，不過那時候人們稱這爲「稟諭」，現在改稱作「格言」了。桌上仍還有一對紅燭，卻祇燃一支，香爐取消了。一個黑牌刻著顯明的兩個金字「格言」。

九點鐘光景，我走回旅館，恰好挑夫叫他明早天剛亮時來找我，我怕我會「睡過了頭」趕晚車。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用手電照著路走出去，叫醒茶房，給我點燈倒臉水，我等挑夫正等得不耐

煩時他纔慢慢走來，我們趕到車站，車子已經準備好，快開動了。

今天換了一部轎車，是去年的新車子，司機旁邊祇有一扇門，另一扇門不在我旁邊卻在後面，我要下車應該先轉到後面去，比較不方便。因此我這天下車的次数大大減少了。司機換了一個，押車的仍是舊人，據押車的說，今天的司機是局裏開車開得最好的，本來是領班，用不著自己開車了，他覺得閒著無聊，想出來走一趟，或者可以叫「手頭鬆一點」。

押車的說得不錯，這個司機開車果然極穩。我們平平穩穩地過了許多地方。在球溪河中歇息了一會，這地方我也去過，住過，一切和我去年看見的相同，這個車站，這個客棧，我也去過。在這裏喫過飯的。我還記得，那個傍晚我要了四兩酒，一盆菜，一碗湯，就在臨街的桌旁坐了兩個多鐘頭。我想多喝酒，可是祇喝了三分之一，其餘的就送給一個光腳的小孩擦癩了。

飯後，上車，我覺得很倦，就在車上打瞌睡，不知在什麼時候，車子轉彎開進一道橋，把我驚醒了，我睜眼一看，正看見下面河裏一兩卡車側著身子靜靜地躺在橋墩旁邊。這樣的覆車的慘劇我看見不祇一次了。公路相當寬，又不是大轉灣，開車應該容易。「平路易翻車」原是一句空話，卻不想在公路上倒常常應驗了。

車子開到資陽車站，正要停下，忽然迎面駛過一部卡車，我恩恩一瞥，來車上似乎有十多個人，其中一個臉龐卻是我十分熟悉的。但我一時想不起來，這是那一位朋友的面容，下車去看又不方

便，而且我不知道來車是不是要在資陽停留。我正在思索，忽然聽見一個熟人的聲音喚我，我驚喜地轉頭一看，站在車窗外的原來是一個別了八九年的老友。他還是那樣年青，臉上帶著和從前一樣的笑容，正伸手進來同我握手。我們談了幾分鐘，他問起幾個上海友人的近況，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訴了。十年前在上海 閘北 寶山路 世界語學會裏我常常同這友人見面，當時常在一起，會談的還有幾個朋友，如今有的已經離開這個世界，有的還陪身在上海，過著苦難的生活，有的則在內地飄流，久無音信了。這友人幾年來都在同一個機關裏服務。我知道他服務的機關，卻不知道他服務的部門和地點。這次他帶了幾個職員和一輛卡車去成渝一帶視察，現在從成都回來，順路在成渝路沿線各處勾留，車子今天從簡陽開車，預備到資中去，他在車上看見了我，纔吩咐司機停下車來和我見面。雖然是恩惠一晤，但他這盛情卻是值得感激的。分別時他還給我留下一個重慶地址。兩部車子相背地開走了。我彷彿還在窗外樹叢間看見他的笑容，我覺得心裏暖得很。

車子開得很快，很穩。……一瞬間車子就在龍泉驛「爬坡」了。我的眼光跟著車子左拐右轉，公路在山上盤旋，車子不慌不忙地打著圈子。我很興奮，我想起那個老友剛纔說過的話：「成都是個好地方，你可以多住些時候。」

到了成都進了城，車子在站上停下來，我看錶，不過三點多鐘。這次到得這麼早，倒是我想不到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在成都。

## 無題

在日本投降後一個半月，今天，說是修理鍋爐，這裏全市停電。早晨下過一陣雨，傍晚天氣驟然轉寒，我踏著微濕的馬路，到某街去訪友。天空一片黑，兩旁店鋪裏一點燈光，照不亮寬闊的人行道。我走在寥寥的行人中間，單薄的衣衫抵不住冷風的襲擊，我接連打了兩個寒噤。「秋天真的來了。」我低聲說，我受不住這冷靜，我想用人聲來給這周圍添一點溫暖。沒有用，我這微弱的聲音衝不破眼前的寂靜和陰暗。

我轉到所謂「精神堡壘」在那廣場上正攤開一片寒冷和荒涼。人們低著頭急急走過，我祇看見一些黑影，他們顯得多麼瘦小，多麼孤單。

我一個個街口站住了。我忽然想起這裏正是一個半月前看人們狂歡時，我站的地方。不祇一次，不祇一天，人們圍聚在這裏，笑著，叫著，跳著，鬧著，小孩跟著吉普車跑，大人舉起手歡呼。我也曾跟著他們歡笑過。但是現在，今天，在這停電的暗夜裏我找不出笑聲了。那些人，那些歡笑到那裏去了呢？

「先生，我們是從桂林逃難來的……」一個老太婆用痛苦的聲音訴說著，一隻枯瘦的手伸

到我面前來了。

我把手伸進長衫袋裏去，我一張鈔票都沒有帶出來。我祇好坦坦地搖搖頭說：「沒有。」

「先生，我們是桂林逃難出來的……」她仍舊伸著手，說著重複的話。我沒法打發她走，自己逃開了。

我看見光亮了，我聽見人聲了！

「相因賈，相因賈，五百塊錢……三百塊錢……一百塊錢……」

電石燈的臭味隨著寒風撲到我鼻端來。從那些帶笑的嘴脣裏發出哀叫似的聲音。一個大肚皮的女人坐在矮凳上，用沈滯的目光望著她面前一堆賣不出去的東西。

「你那天走？」我旁邊一個人問話。

「走不了。船票那有我們老百姓的分！」另一個人回答。

「想辦法罷。當黃魚行嗎？」

「我有個親戚當黃魚，上了船給人抓下來了。」

「你還好，你走不了，在四川多住幾個月，也不愁沒有飯喫。我下個月再走不動，那就要餓斃了。想不到勝利會是這麼一回事。」

這句話有點刺耳。我轉過頭去看那說話的人。那是一個普通的面孔，高顴骨，小眼睛，臉色青白。



我的眼光投到他的臉上，他喫了一驚，立刻把身子讓開，站到另一個地方去了。

我是在做夢麼？纔祇一個半月，這麼短的時間！怎麼一切全變了？那些天我的心多麼暖！今夜，我的身子在寒風中打顫了。

我到了友人家。男主人正在顫抖的燭光下向另一個客人發議論。

「……勝利祇是一個開始，它並不是結束。它並沒有給我們解決一切的問題，而且它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問題。現在決不是應該歡笑的時候……」

我進門後便聽到這樣的話。

九月三十日 重慶。

## 從南京回上海

日軍開始進攻開北的那夜晚，我正在由京開滬的火車裏，所以我是很安全的。被火車從丹陽載回到南京了。是的，我是很安全的，雖然南京方面的朋友會寫信到上海去詢問我的行止，上海及各地的朋友又敢心我會葬身在開北的火窟，但我終於把這個身子和這個生命保留下來了，沒有受一點驚恐。

一月二十九日早晨四點鐘我在寒氣的包圍中進了下關的火車站。天沒有亮，電燈光黯淡的閃爍著，一些失望的男女乘客縮著頭頸坐在長凳上等候天明，另一些人聚集在一處激昂地談論著上海的事。站內已經沒有一個坐的地方，我在各處徘徊一直到七點鐘。這三點鐘的時間在我一生裏恐怕是最長的了。我有幾次竟疑心我在做夢，我竟問自己道：「這些人在這裏究竟幹什麼呢？我爲什麼也在這個地方？」

有一次我在一個警察的身邊站住了。這是一個身材並不長大的北方人，他帶著激動的臉用激昂的聲音在敍說上海的衝突：「在電話機上聽得見機關槍的聲音，在上海北火車站上正有人在喊救命！」這幾句話沈重的進了我的耳裏，我的心痛楚著，我覺得整個的世界都在動搖了。在和

平的地方用機關槍屠殺和平的民衆，有人在呼喊救命。無論南京和上海隔了多少遠，無論我的眼前現了怎樣和平而淒涼的景象，這消息也可以使我的血沸騰的。憎恨迷了我的眼睛，我的心裏起了惡毒的詛咒，在一個短時間內我幾乎忘掉自己了。但過了一些時候冷氣打擊著我，使我漸漸地清醒起來。我偶然埋下頭去看我的身子，我看見右手拿著的前一天朋友送給我的手杖和左手裏拿的一本書。失望猛然來襲擊我心。我第一次發見了我自己的脆弱。在這個時候書本還有什麼用，你讀書的人有禍了。

天終於亮了，在晨光熹微中我回到了那冷靜的旅館。一路上盡是安閒的景象，我所看見的一切都給我否定剛纔的沖息。看見那緩緩走著的行人和車輛，聽見各處的笑語聲，我不禁寬了心安。應自己道：「很安靜的，沒有什麼事，那不過是夢魘。」於是我回到旅館去睡覺了。

下午醒來，到一個朋友那裏去。朋友看見我便驚喜地說：「原來你回來了！我們正在替你放心。」我很感激朋友的關心，但我一看見桌上的一張新民報號外，我的心又被沉重的石頭壓著了。「閩北大火，居民死傷無算。」我固然安全了，但那許多人呢，那許多住在閩北的人呢，我三年來朝夕看見的人，朝夕經過的地方如今怎樣了？這時候，在這大災禍來臨的時候，我還能夠為自己的安全慶幸麼？

「你的地方恐怕燒掉了，真可惜！不知道還有些什麼東西？」朋友惋惜地說。

「不過一些舊書，率性燒掉了也好，我已經被書本累了一生了。」我帶笑地回答說，好像沒有一點痛惜。這一次我騙了自己了。那許多書，那許多我十年來辛辛苦苦在各處蒐集起來的絕版的書，還有一些世界上最優美的精神的手蹟，一個主義的比較完全的文獻就這樣不留痕跡地消滅了。我別了這些我平日視作生命的東西（爲了牠們我甚至便我自己和活動分離）我能夠沒有一點痛惜的感情麼？

「看這情形，上海是沒法回去了，天津恐怕也危險，你且預備在南京多住幾天罷，住旅館不方便，還是搬到我這裏來住好些。」這是朋友的殷勤的勸告，在平時這樣的話我是很喜歡聽的，這時候牠們卻把我的希望殺死了。上海那裏有我的許多朋友，那裏有我的住居，那裏有我十多年來心血的一點成績，那裏還有……在這時候，在日兵用大礮轟擊，用機關槍掃射，用煤裂彈炸毀上海的時候，我無論如何是不能够安靜地躺在南京的，我沒有回答朋友的話，我祇有苦笑。我卻在心裏說：「如果不到機會來犧牲這青年的生命的話，至少也應該回上海去經歷那許多人在這些日子裏所經歷的苦痛。在南京太安靜了，太寂寞了！」

在朋友那裏所談的祇有憤激的話，苦痛的話。朋友也是一個有心而無力的人，他的身體比我的還壞。他有著肺病，最近還吐過血。他是需要著靜養的，和他多談話，祇有增加他的苦痛。我已經看見他的沒有血色的臉上怎樣燃起了憤怒的火，他的一隻握著報紙的手怎樣拘攣著，然而他和我

一樣能够做什麼呢？他有一張口一雙手和我一樣，但是我們的口祇能够在屋子裏叫；我們的手祇能够拿筆。總之，我們太柔弱了。我不能够安慰他，我也不能够從他那裏得到一種力量。我們就這樣淒涼地分別了。在和他握手的時候，我甚至疑惑這是否我們最後的一面，我就感覺我們這樣柔弱的人是否還有機會繼續生存在這恐怖時代中。

從朋友處出來，天已經黑了，晚風吹拂著我的臉，我坐在黃包車上，看著車夫把我拉過荒涼的街道，我伸起頸子向天空望，我想看見上海的大火，我想聽見被屠殺的人民的掙命的呼號，我想聽見大礮的怒吼。然而天空中祇有黑漆漆的一片，周圍又是死一般的靜寂，於是車子又走進了熱鬧的馬路。是輝煌的燈光，是笑語的人羣，是安閒的行人。我用力注視著這一切，我想證實這不是假象。我的心似乎得了一瞬間的安慰，然而一個孩子的喊叫又把這安慰給我驅散了，這是賣報報的。「看東洋人在上海打敗仗！」他這樣叫著，馬上在他的身邊就聚集了一小羣人，於是晚報就一張一張地散布出去了，我想去買一張來看時，我的車子已經把賣報小孩拋棄在後面而前進了。我的頭腦裏還留著「東洋人在上海打敗仗」一句話，而我的車子已經走過一家電燈輝煌的影戲院門前了。

自然賣報小孩帶來的並不是壞的消息，對於屠殺民衆的日兵的取滅我是萬分歡欣的。然而這消息同時卻給我帶來一幅悲慘的圖畫：燒燬的房屋，殘廢的屍體，逃難的居民。這圖畫對於我並

不是新鮮的，我一生裏已經留了不少這樣的圖畫在後面了。然而這一幅整個有計劃的大屠殺的圖畫我卻是第一次見到。我的耳朵已經被慘慘的哭聲填滿了。我的眼睛也不能夠分辨周圍的最物了。我在一家熟識的書店門前下了車，我呆呆的在門前站了一會兒，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櫃檯上放著晚報，幾個店夥聚在一處埋著頭熱心地讀。我也加入去讀了報，上面的重要消息都是新民報號外上有了的，祇多了一些日兵的暴行的記載。

「這一次非打個死活不可，這是我們唯一的生路了。」一個年青店夥掙紅著臉說。「今天十九路軍開拔赴前線時，經過這裏，我們首先放鞭爆歡送。兵士自動地喊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年紀較大一點的老闆說。

我默默地看著他們。我心裏想如果有一天日兵到南京來屠殺的時候，這些和平的市民，也會和他們拚個死活的。這些手看起來似乎軟弱，但有一天要是握起刀來，他們也會向那屠殺者的頭上砍去罷。我自己很同情他們。雖然我是個非戰主義者，但是為自衛為抵抗的強權戰爭我是贊成，而且認為是必要的。

中國人也並不盡是阿Q主義者罷，祇要他們能夠擔負一切的犧牲起來為反抗強權而戰鬥的時候，中國人還是有希望的，其有希望的程度也許比幫助本國軍閥去屠殺異國民衆，或者在這時候袖手旁觀的日本人更多罷。——當我去看另一個朋友的時候，他這樣對我發表意見。

二十九日過去了，三十日也過去了。在南京我還沒有看出什麼大的變化。人們依舊在預備過舊歷新年，影戲院依舊在開映什麼巨片，飯店酒樓裏依舊坐滿了客人。所不同的是裝有無線電收音機的商店的門前在一定的時間中便站滿了帶著莊嚴面孔的羣衆，因為中央黨部每天要播送兩次上海的電訊時事，新報分館的門前也是非常擁擠，在那裏貼滿了許多新到的電訊。我的旅館離那地方很近，我也常常跟著朋友去看。這些電訊給我帶來的自然是好消息，但也有壞的，如日軍殘殺和平市民焚燒市房之類。當我讀到「日兵大敗，死傷無算……」這類的語句時，我也和那許多的觀衆一樣，差不多要歡叫起來，我並不會想到那些人也有家人父母，他們的死也會給某一些和平的人帶來不幸；我卻覺得痛快。我是被憎恨迷了眼睛了；不僅迷著眼睛，而且憎恨還種了根在我的心裏。

和朋友談話是我在這些日子裏的唯一的事情，我們所談的完全是關於上海的事件。朋友中沒有一個不主張拚命和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戰，沒有一個不希望日兵在上海敗滅的，然而大家都覺得離開太遠了，不能夠聽見大鐵鉀的怒吼，不能夠聽見兵士的吶喊。在冷靜的環境裏，熱情祇有使我們痛苦，我們第一次感覺到隔岸觀火的苦痛了。「回上海去！」差不多成了我們幾個朋友的口號，因為這些朋友都是因了種種的事從上海來的，偶然的被這次事變阻留在南京了。

三十一日的早晨，天落著微雨，我剛剛起床，一個朋友就從中央研究院打電話來叫我到他那

裏去。我坐車去了，他一見面就告訴我「政府搬家了。」於是從他的口裏我知道了本日報紙上的一切重要消息。他又約我同去看另一個朋友，這朋友新近被選做了中央委員，我們想從他那裏打聽一點報紙上不能發表的消息。然而我們失望了。那個朋友甚至連政府搬家的消息也不知道。他又把同住的另一個中央委員找來，那人也是一點不知道。這時候報紙來了，大家讀者報。我讀了國民政府遷都的宣言，沒有說什麼話，心裏想：這也許就是在準備「長期抵抗」罷。

我別了做中央委員的朋友，又跟著中央研究院的朋友到他的未婚妻那裏去。她已經準備回家了。據說昨晚遷都的消息傳出來以後又有人說日本飛機要來炸燬北極閣的軍用無線電臺，害得中央大學的女生一夜沒睡，今天早晨就有許多人回家了。

從那裏出來，一路上看見來來往往的搬運行李的車輛，南京人開始騷動起來了。市民雖然沒有發表宣言，實際上也開始在遷居了。到了另一個朋友處，我們遇見一個青年政治家，他得意地解說遷都之必要。我笑着回答道：「洛陽太近了一點，最好是遷到迪化去，那裏軍艦開不到，飛機也要飛兩天纔到得了那裏。那裏纔是更安全的地方。」青年政治家沒有說什麼，他似乎覺得我太過慮了。

我又到患肺病的朋友那裏去，那裏已經坐了同住的四五個人，我在那裏留了許久。我們叫人去買新報外，據說這一天沒有號外，因此我們很疑心上海方面一定發生了不利的事，或者無



線電報也不通了。有人打電話到各處去問消息。後來消息來了：日兵和美國兵在虹口衝突；日軍派飛機三十架向長江上游飛駛；南京下隸原有日本兵艦三艘，中國政府限令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日方不但不答應，反而增加了四艘軍艦來。這些都不是好的消息。南京似乎馬上就要發生驚天動地的巨變。大家的面孔馬上陰沈起來。那個送手杖給我的朋友是有家眷的，他這時顯出焦慮的樣子，我勸慰他說：「不要緊的，即是日本飛機來擲炸彈，未必就會落到這裏來，況且南京也還有中國飛機。」這朋友苦笑著說：「我是不怕的。」

臨去的時候我還向那患肺病的朋友借了一筆路費，因為我回到上海就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了。我本來還想到天津去看我的哥哥，他或許以為我已經葬身火窟。但是「回上海去」四個字無一刻不在我的腦裏盤旋。我是寧願回到那混亂的上海去。

這一次別了這幾個朋友，心裏倒很感傷，我想該不就是訣別罷。然而在這混亂的時代中誰能够保證自己會活到明天，何況我又是要回到上海的火窟去！

在黃包車上看著周圍黑暗模糊的景色，我有了另一種感覺，我好像是另一個世界裏的人，眼前的一切都已經和我生關係了。我的頭腦裏祇有一片火光；我的耳邊祇有一片噁聲。荒涼的街道走完了，我看見了燈光輝耀的馬路。我望著，我茫然地望著。忽然，我的眼前什麼也沒有了，霎時間就出現了一個黑暗的世界。「電燈熄了，」車夫驚訝地說，於是放慢了腳步，為的是怕撞著迎面來

的車子。我的車子上雖然燃得有油燈，可是燈光很黯淡。車夫在黑暗中摸索著。我在短時間內竟然分辨不出路的方向。偶爾有鈴聲在我的耳邊響起來，我明白有車子在我的身邊走過。忽然車子停止了。我方知道是到了鼓樓的一個旅館。

我的兩個從漢口來的朋友就住在這旅館裏，他們是預備到上海去的，現在也被阻留在南京了。我在黑暗中摸索了好一會兒，纔走到他們的房門口。沒有燈光，我想我也許白跑了。但我也叫了一聲。男的在裏面答應，一面擦了火柴出來，隨後他燃起了洋燭，我看見那女的還在喫饅頭，桌上攤開了一紙包的冷肉祇剩下幾片了。這就是他們的慘澹的晚餐。這朋友告訴我另一個朋友已經帶了家眷到河南去了；還有一個朋友就要搭船到上海去。火車祇通到蘇州，他曾去下縣問過。我想既然有船開到上海還是搭船回上海罷，縱使冒一次險也值得。於是我和這兩個朋友決定了一同回上海去，並且由他明天先到中國旅行社去打聽船期。

因為想知道一點更確實的消息，朋友便約我去看一個在某某部做事的朋友。我們辛辛苦苦地從城北坐車到城南，快要到了那人的寓所時，我的車夫忽然迷失了道路，祇有那朋友纔知道我們要去的地方，我一點也不能够給車夫幫忙。這時我們是在一個泥濘的巷子裏，黑暗和寒冷從四面包圍過來。我的車夫拚命用他的疲倦的聲音呼喊他的同伴。沒有一點應聲，也沒有人出來訊問。我焦急地坐在車上，找祇得叫車夫回轉去慢慢找尋。後來在十字路口兩個車夫撞見了，他們在互

相抱怨。朋友告訴我，我們要訪問的那個朋友在一夜的工夫也搬起走了，祇剩了一間空屋子，不知道他們搬到了什麼地方去。這時候電燈突然又放光明了，我們也多少寬了心。

一日的早晨，從漢口來的朋友到我的旅館來，他說剛剛到中國旅行社去問過，說一日，二日都沒有輪船開到上海，照這情形看來，回上海的希望是完全斷絕了。我翻過當天的報紙來看，上面又明明載著二日有下水船開。我對朋友說，最好還是親身到下關輪船碼頭去看看。我們約定明天同去。但是朋友卻還有點遲疑。他說中國旅行社一定知道得比我們更詳細。

不一會兒中央研究院的朋友又來了，他本來約定昨天晚上在一個地方和我見面的。他說昨晚中央大學的電燈突然熄滅了，全夜沒有燃，他的未婚妻非常驚恐，要他留在那裏陪伴她，所以他失了約。他現在要送未婚妻回家去，就是在京滬線上的一個城市裏。他們兩個都希望我到那裏去暫住幾天。他的邀請是十分懇切，但我堅決地謝卻了。在平時我是很願意去的，但這時候我卻想回上海，這個朋友掃興地去了，臨行他還囑咐我在南京等他，他說兩三天內就會回來，不過我想一定不會有這樣快。

和他們一道走出旅館，我一個人又去看一個城北的朋友。他的夫人正在收拾行李。他對我說，打算出去在城南找一個旅館，預備搬過去暫住幾時。他說昨晚上房東招呼他們在十點鐘就熄燈，說那時怕有日本飛機來擲炸彈，這一番話把他們夫婦驚駭著了，所以他寧願犧牲預先付了的一

個多月的房錢馬上搬到城南去。城南究竟要安全得多。我陪着他去找旅館。一路上許多載行李的車子在我們的身邊馳過。城北的人絡繹不絕地往城南搬。旅館在很短的時間裏就住滿了客人。我們費了許多時間，問過了許多家旅館，纔找到了兩個房間，房裏沒有光線，而價錢卻不便宜。

我又會見了幾個朋友，有兩個是好幾年不曾見面了，卻一只在這裏遇著。我還應該感謝一個在貧兒院做事的小友，在這幾天裏他給我幫了不少的忙。後來我對一個消息比較靈通的朋友說起回上海的話，他便告訴說，下水船一定不會開，一則因為過吳淞口會被日本兵艦開砲轟；二則上海租界當局怕界內糧食缺乏會禁止搭客登岸。不過我想這話不一定就可靠。我說，祇要有下水船開，即使冒著危險，甚至會白跑一趟，我也得去試一試，因為留在南京太沒有意思了。

回到旅館已是夜間十點多鐘了。我接連打許多次電話給朋友，都沒有打通。人很疲倦，便早早睡了。我剛剛上了床，電燈突然熄滅了。恰恰這時候，一個處在和我同樣情形裏的朋友進來了。他本來就約定在我這裏睡，但卻來得這樣遲，我以為他不來了。這時我便叫茶房給他鋪了床。我問他外面有什麼消息，他說：「不知道。」我就不再說話了。

二日的早晨我去打電話，依舊打不通。漢口的朋友來了，他告訴我昨晚下關的日本軍艦向城內開砲。鼓樓方面落了一個鐵彈。許多人一晚沒有睡。我和外國朋友（就是昨晚睡在這裏的那人）簡直不知道。看中央日報上面沒有一點關於戰事的消息。我們出去，市面上的景象似乎有

些不同了。店鋪沒有開門，行人的臉上常常帶着慌張的顏色。沿途搬行李往南走的黃包車和汽車接連不斷。時事新報館分館的門前貼了大張的報告，說昨晚十一時日本軍艦向下關和城內開砲，下關的時事新報分館也中了一彈。日本兵竟然在南京開砲了！在中國政府遷走以後，難道還有轟擊南京市民的必要麼？這個消息使得許多人憤怒了。是的，昨晚下關的砲聲打破了南京市民的沈靜了。我親身聽見身邊的一個市民說：「爲什麼轟擊不還轟呢？難道還要保持不抵抗主義嗎？」我沈默地看了那人一眼，是個瘦削的臉，微微有幾根鬍鬚，衣服穿得並不好，看不出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想如果日本兵真正要把上海的慘劇搬到南京來再演一次的話，即便政府方面仍然不抵抗，人民也會起來保衛自己和屠殺者拚命的。中國人究竟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並不是一隻任人宰割的豬羊。

漢口的朋友走了，他說回去收拾行李，約定我喫過中飯就去鼓樓找他，再同到下關去看船。我又去看一個湖南朋友，他住在我的旅館的斜對門。他告訴我，他的夫人昨晚因了砲聲嚇得哭起來，一夜不敢睡，他詳細地向我敘述昨晚的恐怖的情形，這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我應該感謝夢，牠使我免掉了這些過慮的煩惱。他約我一道出去，在大子廟的一個茶樓裏喫了作爲中飯的點心，同去的有五個人，這中間關於某種問題我和外國朋友竟發生了熱烈的爭辯，這爭辯使我忘記了周圍的一切，忘記了我和那漢口朋友的約言，等我回到旅館退了房間再到鼓樓去會那朋友時，那裏祇

剩下一個空房間了。朋友並不會給我留下一張字條。我失望地在這空房間裏站了一會兒，我摸桌上的茶壺，裏面還有熱茶。我想他們一定走得並不久。但我到什麼地方去追尋他們呢？我回到帳房裏去，據說：「某先生已經搬走了，不過等一會兒還要再來。」這又使我躊躇了，他們究竟把行李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如果去到下關爲什麼又會再來呢？我便留了一張字條在房間裏說我到下關去看船。

在到下關的平坦的馬路上，搬運行李的黃包車和汽車排成了一條長線，簡直沒有盡頭處。到下關去的車輛卻不多。祇有一些裝載行李的汽車，大概是比較闊一點的人離開南京了。車夫拖著車子慢慢地走，費了很長久的時間纔把我拉到了下關火車站。經過城門時，我看見正在堆積的許多沙袋，和我在二十五晚上離開上海時在寶山路上看見的一樣。

我先到火車站去看，站裏擁擠著賣票的洞口掛了客滿的紙牌。我去問一個站丁，據說火車祇開到蘇州。我又到江邊輪船碼頭去看，道路泥濘著，我走得很慢。一路上盡看見關了門的店舖有一兩家開了門在搬東西。江邊沒有幾個行人，白茫茫的水面看不見一隻輪船。我問一個站崗的警察，他說恐怕沒有下水船開，叫我到一個票房去問，但是那個票房已經關了門。我沒有方法打聽到一點消息了，祇得懷著一顆失望的心回到火車站，搭了公共汽車到鼓樓去。

在汽車裏面擠了許久，我纔被擠下到鼓樓來。進了那個小旅館，在空房間裏我發見了先前找

留下的字條，並沒有人動過牠。我又到帳房去問，據說：「某先生已經搬走，不會再來了。」答話的同一個人，卻說了兩樣的話，害了我白跑一次。但是那兩個漢口朋友的蹤跡就這樣消滅了。下關今天沒有船開，下關的旅館裏也沒有有人，他們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我自己坐車到中國旅行社去問，在那裏人們告訴我今天有下水船開，但船還沒有來，而且什麼時候來也不知道，因為現在還沒有得著電報，我要先買船票，他們又不賣。我等到三個鐘頭以後再到那裏去問時，門已鎖上鎖了，外面貼了一張告白說：現在交通情形變化莫測，祇得暫時停止辦公。這一次是我步行了很遠的路纔走到那裏的，而且肚裏又餓，卻遭了這失望的打擊。同來的有那個小友，他竭力安慰我。但我仍然不斷地自問道：回上海去的希望果然完全斷絕了麼？

我們回到湖南朋友那裏去，在門前遇見他出來說要去借一輛汽車把家眷送到杭州去。我們喫了晚飯，他回來了。他失望地說跑了許多地方都借不到一輛汽車。在外面租一部車子到杭州和價漲到了五百圓以上，便是搭京杭路的長途汽車，一張票也漲到了幾十圓，而且又擠得要命，他身邊祇剩下五六塊錢，所以連逃難也沒有地方可逃了。

這一天的晚報上載了飛機擲彈的防務法，一個朋友回來說，政府方面預備今晚解決日本軍艦，警察向各家店鋪吩咐十點鐘熄燈，免得日本飛機來投炸彈，又說五圓鈔票已經不用了。後一個消息我是知道的。因我會經拿了一張五圓鈔票，找不到地方換，去買東西說是找不出。

三日是一個陰天，早晨就落著微雨，風刮得厲害，天氣突然變得很冷了。我走出去，外面的空氣很沈悶，沒有一點愉快的氣象和消息。依舊聽不見敵的怒吼和人的呼喊。日本的飛機並沒有來，軍艦上的大砲並未見施放。我們是太安全了，安全得自己騷亂起來，自己造出謠言來擾亂人心，又借這來謀利。鈔票不容易使用了。交通的器具漲價了；幾十塊錢租一輛汽車從下關搬運行李進城。幾百塊錢租一部汽車到杭州成了極平常的事，便是黃包車的索價也漲到了五六圓。有錢的人把交通的器具壟斷了。貧窮的人祇有留在危險的區域裏，讓敵彈來炸毀，或者等著做難民，讓所謂慈善家來收容。旅館自然會乘機漲價了。祇要有機會可以賺錢，誰也不肯放鬆的。

漢口朋友仍然沒有消息，他們一定是離開南京了。今天聽見說有一條路線可以到上海，就是乘火車到蘇州，由蘇州搭小火輪到嘉興，再由嘉興乘滬杭火車到上海，南站。他們也許就是走這條路線到上海去罷。不過，滬杭火車現在能否開到南站，還是問題。我怕陷在中途，所以不願意沿著這條路線走。我忽然有了一個思想：還是乘津浦車到天津去，看我的哥哥罷，我本來就打算到天津去的，我要和他商量家裏的事情，而且在天津住幾天以後，我還可以從那裏搭海輪到上海，我把這意思向朋友們表示，他們都不贊成。他們勸我留在南京，說天津也許比南京還危險，在南京畢竟要方便得多。遇著什麼事情，朋友們也可以照應。他們又說也許下關江面已經封鎖，沒有法到浦口去。然而我固執地拒絕了。固然我不願意在這時候離開南京的朋友，但是在南京，我不能够做一點事情。同時



我又不能夠讓我的熱情被喫飯和睡覺消磨淨盡，所以我要走，祇要有路走，我總得去試一試。

從朋友那裏出來，雨已經不落了。他們沒有和我說一句分別的話，他們以為我到了下關，一定會回轉來的。然而我是決定不回来了。在門前雇了一輛黃包車，到下關的車價是很便宜的，因為這時候，祇有人從下關搬東西進城來，到下關去的人卻很少，凡是可以離開南京的人，都已經逃盡了。一路上風很大。我祇得把大衣領拉起來，不去看對面的那些搬運行李的車子。下關到了，是個荒涼的下關，除了車輪和警察而外，還有稀少的行人。先前走過中國旅行社時，我看見那裏的布告說，浦口的渡輪照常開駛。我便放心地走了。車夫把我直拉到江邊。我預備在浦口小火輪碼頭停住了。忽然一個湖北人拉著問我是不是到上海去。我順口問他今天有沒有船開。他說有船，不過靠在江中。他有小划子可以把我搖過去。我問他是什麼船，他說是太古公司的「武昌」。

我於是馬上改變了計劃，我不到天津了，我決定回上海去。我和那個湖北人講好了價錢，便跳上划子。船上還有一個半老的人，兩個人划著船，在風浪中前進。這一天風浪很大，船夫一下槳，便激起很高的水花，打進船裏來。有一兩次船擺動得很厲害，一個大的波浪襲來，幾乎把船捲沒。我這一天沒有喫中飯，祇在上午喫了一些點心，我的空肚皮裏這時候起了一陣絞痛，幾乎要嘔吐了。我擡頭望那輪船，還隔得遠，不過輪廓已經看得分明。又經過了一些難堪的時刻，我們的划子繞到了輪船的邊上。我把船身的題字望了一下，「大英國 武昌」。我突然感到一種羞愧，我想我現在竟然託

庇在帝國主義的屋宇下面了。

輪船上並不放下梯子，我費了大力縱跳上去。一個茶房看見，便說：「什麼時候開船沒有一定，要等上海的電報來。」我問道：「要是上海的電報來了，船幾時開呢？」他回答說：「大概三四點鐘。」好，我就留在船上等著罷。於是我便成了這個茶房的主顧了。他把我領進統艙裏，租了一個鋪位給我。因為我沒有行李，他又租了一床又髒又臭的被褥給我，要我出一圓的代價。

身子很疲倦，好像要生病的樣子，在船上沒有事情，船外風又大，我祇得在鋪位上躺下來。空氣很沈悶，沒有一線陽光，祇有點淡的電燈光照耀著。幾個湖北人在談宋家的故事，一個婦人在敘述她的不幸的遭遇。我沒有心腸去聽他們，我模糊地睡去了。

喫晚飯的時候，那個茶房來把我叫醒。我問他開船不，他說今天開不開沒有一定。許多乘客已經在抱怨了，大家祈禱著早點開船，可是依舊沒有用。上海的電報還沒有來；又有人說，已經來了，說要等「安慶」船開到再開。總之，照情形看來今晚是不會開了。艙裏安排好一兩桌麻雀牌，一個軍隊裏做事的和一個上海的大學生都參加在裏面。大家很高興地來消遣這長的時光。有一次不知怎樣竟發生了小的爭執。我被他們吵得不能睡。我一個人在這環境裏是陌生的。我感到了沙漠似的寂寞。我沒有和誰說一句話，因為沒有一個可以說話的人。後來那個照應我的茶房出現了。他和我說他的家在閩北，川公路某里某號，家裏有一個妻子，不知道她如今逃在什麼地方，又不知道

房子燒了沒有，他敢心這個舊曆新年過不好，他說話時露了焦急的樣子。但幾分鐘以後幾個同伴約他在我的鋪位下面擲骰子時，他又高興地在那裏喊叫了。

船依舊不開，我沒有到外面去。船外很冷。據說已經落雪了。但我們還在南京。

四日早晨我到船外去看，祇看見一片白色。下聯被雪蓋了；紫色的山橫在一邊，現在積了雪，白地在發亮，依舊刮著北風，依舊漫天飛著雪花。我立在甲板上把眼睛看四面望。我幾乎認不出來我昨天分別的南京了。「安慶」輪船停在前面，英國國旗在那裏飄揚，「大英國」三個字又一次映入我的眼簾。

「安慶已經到了，爲什麼還不開船呢？」一個中年的乘客不能忍耐地抱怨起來。沒有人能够回答他的問話。外面很冷，我便回到沈悶黑暗的船裏去，幾個廣東人正在和茶房爭吵，他們說船許久不開，他們不能够再等了，要上岸去。茶房卻一定要他們付出講好的鋪位錢。這爭執不知道怎樣解決了，我祇聽見人的叫鬧聲。我在心裏想：如果今天再不開船，恐怕就沒有開船的希望了。我頗後悔不該改變了去天津的計畫，不然明天上午就可以到天津了，現在卻躺在這裏。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我又沈沈地睡去了。

十二點鐘光景，聽說要開船，我起來到船外去看，沒有一點消息。忽然帳房出現了，他回答一個人的問話道：「現在就要開船，直放上海。」他開了帳房門進去了。他的話卻使得船裏起了一個快

活的騷動。幾個茶房在叫：「要開船了。」一些客人驚喜地互相詢問。我覺得現在希望又復生了。我走進艙裏又走出來。船依舊沒有動，也沒有人來起錨，幾個茶房在那裏議論，敢心著那裏上岸去買小菜的廚子。一個說：「要等廚房回來纔開船。」另一個翹起大拇指說：「你想，外國人會等中國人麼？」這時候止有一隻划子向著輪船搖過來。茶房們欣喜地說：「買小菜的回來了。」等到划子近了時，他們纔發見「原來是幾個客人。」就是起先鬧著要上岸的廣東人。

我回到艙裏睡了。茶房把我叫醒來，要了一圓七角錢去買船票，但不到一刻鐘以後又有人來把船票收去了。這時是兩點半鐘，船已經開了。艙裏充滿著希望。麻雀牌的聲音又起來了。茶房在談論怎樣到上海去過年。他們又在我的鋪位下面開始推牌九了。

沈悶的空氣，黯淡的燈光，不和諧的鬧聲，呆板的，狡狴的面孔，失眠的夜，——時間是這樣地長！我過了一個焦愈的夜晚，被希望和疑懼折磨著，在五日的早晨我發見自己的身子非常疲倦。我躺在鋪位上不想起來，一直睡到喫中飯的時候，艙裏有人大聲說到吳淞口了。我便走出去看。

船緩慢地行著，岸上有樹木，有房屋，有幾隻狗在跑，也有一兩個行人，很平靜的，沒有一點戰爭的氣氛。看了這些我幾乎不相信上海的災禍了。我的心寬慰了許多，我安靜地在甲板上散步。我沈溺在思索裏。

「看，那邊的房屋打得『塌糊塗』！一個茶房大聲叫。我跑過去看。許多人頭遮了我的視線。但

我也能够看出那被彈燬被火燒的房屋的廢址。船不停地往前面走了，而且在轉灣。

「看飛機」幾個人齊聲叫起來。我也擡了頭，在天邊現了一些黑影，好像是老鷹在飛翔。一隻，兩隻，三隻在礮臺上盤旋，因為這時候我們已經看見礮臺了。「一共有九隻飛機」有人斷定地說。「六隻」另一個辯道。我卻祇看見了三隻。我把眼睛在空中四處搜尋，在一角裏又發見了三隻，牠們接連地飛翔著，和先前的三隻隔得並不遠。忽然在我的頭上起了響聲，三隻飛機正從後面飛過來，漸漸地飛到了我們的頭上，飛得很低，使我們看得清楚兩隻翅膀下面畫的紅太陽。先前還有人疑心是中國飛機，現在誰都在說「東洋飛機」了。這三隻飛機跟隨著，排列成了一個「三」字，不住地在我們的頭上盤旋。好像在偵察這隻輪船的樣子。一個人無意地說：「東洋飛機要來擲炸彈了。」艙面上頓時起了小的騷動，一些人跑進艙裏去了。一個茶房鎮靜地說：「不會的，船上插得有大英國旗。這是大英輪船，東洋人不敢來擲炸彈。」他的話發生了效果。這時候三隻飛機已經飛到後面不見了，祇剩了一點隱約的聲音，再去看那邊時，還有三隻飛機在礮臺上面盤旋。

這三隻飛機漸漸地向後面飛去，似乎要離開了，但不一會兒又飛回到原處。我正走進艙裏去取東西，忽然聽見外面在叫「丟炸彈」我連忙跑出去，看見岸邊的水漲起來有一丈高，好像鯨魚在噴水。水花落下去了，水面平靜了。前面的一隻飛機又落下來一粒黑點，我的眼睛幾乎迷失了牠。但我覺得有一個東西落到了水面上，頓時水花又向上面濺起來。接著後面的一隻飛機又擲了一

個炸彈，這一次是落在沙灘上，把沙石向上面擲起來。飛機馬上就向後退了，好像要逃走的样子，可是砲臺方面並沒有開砲。

我們以為飛機不會再來了。誰知幾分鐘以後又看見牠們飛到了砲臺上面。牠們接連地擲了三個炸彈，兩個落在水裏，祇一個卻落在樹叢掩蓋的房內，把樹枝和屋瓦炸碎在空中飛。牠們還不肯走，還在那裏盤旋，於是砲臺上開砲了。轟的一聲送進了我們的兩耳。祇有這一聲。三架飛機很快地轉換了方向逃走了，飛得很快，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後面追趕似的。在短時期以後天空中便沒有了飛機的蹤跡。

我忽然埋下頭去看水面，我驚奇地發現出來船已經沒有走了。我去問茶房，說是因為這輪船拖帶了一隻小船，要等到公司派小火輪來把小船拖去。輪船纔可以進口。問小火輪什麼時候會來，回答說沒有一定。茶房是這樣說，他的話是否可信，沒有誰來擔保。真的是船不走了。牠拖帶的小船安靜地靠在旁邊，上面有人在喫飯，這一天來不爲人注意的小船這時候卻成了抱怨的目標，衆人都嘆氣說是被小船害了。

又過了一個鐘頭還不見開船。我想難道是日本兵艦不許商船進吳淞口麼？但是我們還沒有看見日本兵艦。在前兩祇有兩隻英國軍艦停在那裏，時常射出很強烈的電光，吳淞外很安靜，沒有誰開砲。一隻中國的商船從後面駛來，經過我們身邊向前面去了。這是招商局的「江安」中國船

既然還可以進口，那麼決不會有日本兵艦封鎖吳淞口的事情了，但是這輪船又爲什麼不進口呢？真的是等小火輪麼？

等了好一會兒，還不見起錨，我失望地走向船裏，我想今天多半不能夠上岸了。我睡倒在鋪上，把那又髒又臭的被褥拉來蓋著頭。我怕見那陰暗的電燈光，我怕聽那些抱怨的話語。我已經把一切的希望拋棄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一個茶房從外面進來大聲叫：「馬上就要開船了。」有人問：「小火輪來了麼？」回答說：「小火輪沒有來，是大菜間的外國客人等得不耐煩了，逼著船主開船。」一個下江人接口說：「外國人真是刮刮叫。」我苦笑著。大餐間樓梯上的八個字的告白又在我的頭腦裏浮現出來：「洋人在上，閩人止步。」我對自己說：這一次「閩人」又沾了「洋人」的光了。船進了吳淞口，沒有遇著一點阻礙，而且依舊走得很快，似乎要補償先前浪費掉的時間。走在中途，小火輪就來了，把小船拖了去。小火輪上面的人從上海帶來了一個消息：北四川路已經燒光了。許多人驚恐地嘆息說：「上海灘真個要變成地獄了。這個新年怎樣過？」北四川路燒光，租界上擁擠著十五六萬失業的人，開北的居民一部分還陷身在火窟裏，這時候還敢心著沒有好的新年過放心罷。租界上是很安全的，在外國旗下面舒服地過新年的人多著呢！

船漸漸走得慢了。江面並不很寬，兩旁的建築物看得很清楚。那都是外國公司的工廠和堆棧，以及別的建築，上面有各種國旗在飄揚。我看見了幾隻日本兵艦，有幾個中國人在搬運東西上船。

英美意三國的軍艦都看見了。美國的軍艦最多，每一處停著三艘，復有好幾處，上面寫著號碼。號數是二百零幾到二百三十。船上的茶房熱心地搜尋英國軍艦，看見了，便指著牠得意地說：「這是大英兵船！」

船在慢慢轉灣。現在我看見上海了。許多高大的建築在那裏聳立著很安全的，沒有一點損傷，也沒有一點改變。外白渡橋上擁擠著行人，外灘馬路上來往著載行李的車輛。我站在甲板上，我把頭向天望，北面的天空被黑煙遮滿了。這黑煙不住地向南擴張，一層一層的散布著，差不多要遮蔽了全個天空。噼噼隆隆地吼著，中間夾雜著機關槍密放的聲音。許多人發出了驚恐的叫喊。一個女人的尖銳的聲音說：「天呀，怎麼得了！」我冷靜地看著那黑煙的蔓延。我咬緊我的嘴唇，不讓牠們發出一點聲音。我覺得我的血已經冷了，冷得結冰了。沒天的黑煙上海真正成了一個大火窟。燒罷，讓牠盡性地燒，讓牠來燒熱我的血，燒熱我的血來灑到那些屠殺者的臉上。我不再為我的被燒毀的書本痛惜了；我也不再為那些被屠殺的人民，被燒毀的房屋痛惜了。我祇聽見大廠的怒吼，機關槍的密放。我祇看見火勢的蔓延。我知道一個大的變動快要到臨了。燒罷，你屠殺者，像尼羅王那樣把全個上海當作羅馬城來燒罷；殺罷，你屠殺者，像尼羅王那樣把全個上海當作羅馬城來燒罷；殺罷，你屠殺者，像尼羅王那樣把全個上海當作羅馬城來燒罷。歷史上沒有一次的血是白白流的了。我們的血會淹沒了你。我們的血會給我們帶來解放。爲了求得自由，沒有一個人會害怕流血的。



這時候輪船在浦東的碼頭上停泊了。我不等船靠定就跟著三個水手跳了下來，又和他們一道上了小划子，很快地我們就在外灘太古碼頭上岸了，沒有一點阻攔。

一輛電車在我的面前駛過。我默默地站在堅實的土地上，我猛烈地抖著我的身子，我要證實我不是在做夢。我如今確實回到上海來了，回到上海來看中國人的血怎樣地流；看屠殺者的刀是怎樣地鋒利；看我們的房屋怎樣被焚燒，看我們的弟兄怎樣被殺戮。

「在這時候你跑回上海來幹什麼？」一個朋友和我見了面就關心地這樣問。我苦笑著，我淡淡地回答道：「不是預備拿這生命在必要時來犧牲，就是預備做一個難民等候那些慈善家來收容。」我再沒有第三句話了。

一九三二年二月一〇日在上海。